



ル 5
3258
37



門 儿 5
號 3253
卷 37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八

黃州府知府英 啟纂輯

藝文志

金石上

黃岡縣

唐

總管道國公周法明墓誌碑

至德中在黃州金石錄碑久佚

案杜牧樊川集有東川節度周墀墓誌銘其文曰周平王次

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

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八 金石上

昭和十八年八月購求

黃岡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吳在陳為車騎將軍生法明年十二朝命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蕪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蕪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云云此即法明之世系仕履也

陳詩湖北金石存佚考

左黃州表元結撰

佚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震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嗚呼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以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

信左公能殺之嗚呼近年以來以陰陽怪變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氏悉記之

元結次山集

黃州修文宣王廟記碑

咸通六年鄭彥藻分書

通志金石略佚

宋

齊安永興禪院記碑在縣治南濱江王禹偁撰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為常

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爲斯院案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於是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之稱不爲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於茲兵掠火燔曾無甯歲乾甯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爲黃州刺史始建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妝匱鑄鐘於今尙存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運次曰延具次曰自正此五僧

者自前唐天祐上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師僧自南開堂演口自南者合肥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漣水人世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屬今長老仁辯遂甯人得法於智雨者也卽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葬智雨起塔於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元資問曰如何是齊安境答曰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曰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僧院舊有堂廚各五閒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百萬造大殿成再興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眾戶率錢二

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堂蘄州人王真捨錢四十萬勸菩薩殿塑彌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養王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廚真歲省慎掌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眾僧請院前閒田一段又請通民麥莊一區來牟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禰道高伏眾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為之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於仇讎惟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伏眾有來必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

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疏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總而為之記至於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表道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日

五日記

王禹偁小畜集

新建小竹樓記碑在縣治西北王禹偁撰

佚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葺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閒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閑遼負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

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榦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二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小畜集

月波樓詩碑并序在府治王禹偁撰佚

月波之名不知得於誰氏圖綴故老皆無聞焉因作古詩一章凡六百八十字陷於樓壁庶使茲樓之名得與詩俱不泯也郡城無大小雉堞皆有樓其間有名者不過十數州吹簫事遼迴仙迹難尋求庾公在九江締構何風流謝守鎮宣城疊障名有由東陽傲八詠吾聞沈隱侯白雪駕郢中調高誰和酬黃鶴倚鄂渚仙去事悠悠贊皇謫滁上作賦懷嵩邱樓居出俗態澤國多勝遊好景不遇人安得名存留齊安古郡廢移此清江頭築城隨山勢屈曲復環周茲樓最軒豁曠望西北陬武昌地如掌天末入雙眸平遠無林木一望同離婁山形如八字會合勢相句東晉方士戴洋言武昌有山無林山形如八字勢不及九故孫權以黃武元年都武昌八年遷建業三國事既遠六朝名亦休近從唐末來爭

奪互仇讎斯樓備矢石此地控咽喉終朝望烽燧連歲事戈
矛可憐好詩景牢落無人收皇家統萬國遠邇盡懷柔三聖
四十年蕩蕩文德修淮甸爲內地黃岡爲上游儒服假郡印
踐更若公郵况多辦職吏誰肯恣吟謳伊余何爲者竊慕騷
人儔兩朝掌文翰十年侍冕旒去歲出西掖謫居抱窮愁日
日江樓上風物得冥搜何人名月波此義頗爲優西南新桂
魄初上懸玉鉤晚瀨清且淺漂蕩影沈浮三五金波滿夜光
如暗投驪龍弄頷珠晃朗照汀洲澹臺披寶劍碎璧斬長虬
冰輪曉入地推下赤金毬闌干四五星斜漢印清秋誰家上
元燈而盛劄瓠蘆此景吟不出謾使聲呦呦千里畫圖闕四
時詩興幽野花媚宮纈芳草鋪碧綉火雲照沙浦暴雨傾瓦

溝白亂蘆花散紅殷蓼穗稠簷冰垂若練雪片大如鷗江離
煙漠漠宮柳雨颼颼舟子斜盪槳牧童倒騎牛水獺有時戲
江豚頗能泗山鳥奏竽籟落霞展衾稠魚網雪離離酒旗風
颼颼放懷雖自適時物奈相尤右顧徐邈洞精靈如在不在
瞰伍員廟荒隙令人羞樓中何所有官醞湛蚍蜉棋枰留客
坐琴調待僧抽橘苞鄰藥鼎墨筆閒茶甌平生性幽獨寂寞
誰獻酬官常已三黜懷抱羅百憂凭欄憶王粲望闕同子牟
自甘成潦倒無復事聲猷身世喻泡幻衣冠如贅瘤放意無
何鄉誰分親與仇寓形朝籍中毀譽任啁啾君恩無路報民
瘼無術瘳惟慚戀祿俸未去耕田疇題詩郡樓上含毫思夷
猶功名非范蠡何必泛扁舟

縣志

黃州重建門記碑鄭獬撰佚

治平二年予佩荊州印浮舟跨長江而南道出於黃往見刺史陳侯入其南門榜扶下支隕然其將顛引鞚疾驅而後過之予意陳侯甚才而敏於爲政是將葺之矣而不以告也明年春果有書來新作州門幸遣我數十百字以識之奚予之料之必耶蓋陳侯之爲治有所緩急而先後之必有獲於黃人環境之內皆若家視而人計而募功斂貲稍繕治之由是壞者撤完者立賓有館燕有亭粟得新廩馬得新廐遂作州門盡易其腐朽而一掃之其隅言言其楹業業赫然甚壯黃人改觀焉然而作者之意其特以郡邑之尊雄而誇大之耶而以關鑰啓閉之爲嚴固耶是亦有意於爲刺史者耶蓋夫

刺史之治其美惡必由此而出焉坐乎黃堂之上操方尺之紙挾筆而裁之作爲符約以令乎民民莫不環起繳繞而奔走之其出也甚美則黃人欣然相告而喜焉其出也甚惡則黃人愀然相顧而憂焉其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於斯以其寓而出之也必有表焉者耳故曰兩觀災魯侯有知識焉若陳侯者猶有歉然者耶予知陳侯者也常恨其所處未得窮其材如得其大且衆者而治之則固若強弩之發振機未絕而其所當者忽以破壞矣然後以得爲意今去於尙書郎而於窮淮之南治一奕棋地其蹂躪民事顧不易爲力哉况若門者耶譬欵之餘可以力辦矣春秋之說動於衆者必書新作南門者譏不時也則陳侯之作於九月霜降之後

而訖於十一月大雪之初斯其于時得矣可美不可譏于是
為文以遺之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右司諫知荆南軍府

事安陸鄭獬記

鄭獬郎溪集

赤壁二賦碑元豐五年蘇軾撰并書

佚又趙孟頫書并佚

趙孟頫書赤壁賦一為冢宰趙用賢重刻一為郡守潘允哲
以橋李項篤壽所藏真蹟摹刻今壞

縣志

二賦堂階前樹趙文敏所書前赤壁賦碑係前明周萊峰思
兼摹刻旁一新碑鑱後賦乃桐城何道岑應珏守黃州時命
陳簡菴書以續之

鈍齋文選

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
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
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
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
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
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
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
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
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
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

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
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
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
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
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
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
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
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
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
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
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
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
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
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
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
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
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

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
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
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
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附國朝朱日濬論往事云天生人才固無所不用然用
之於常雖庸夫亦有一得用之於變在賢者不免失措案
長水日鈔云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
萬石英宗己巳之變北方兵起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
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儷敏公益問
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敵未至而糧已空矣文襄曰若
示在京官軍旗校預支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
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濬謂文襄
此計自是正當道理初不難知但倉卒之間無由遠見及
此耳故曰居常貴經遠之略御難重應變之才昔流賊張
獻忠將破黃州府北城外即蘇東坡赤壁也中有高樓三
層迫近於城眾議恐賊據以窺城遂焚之樓之下有大石

乳母任氏墓誌銘蘇軾撰并書碑見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蜀之眉山人父遂母李
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
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
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
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
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
氣無不之也縣志

碑十二列於兩旁皆擘窠大字係東坡親書赤壁二賦道
麗勁秀昔人所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罕有儔匹者
俱付之一炬之中濬當時年方十餘固建言若焚樓先移
碑碑不及遷當拆樓以全碑當時司牧及鄉先生於卒然
之頃無暇熟計且不留情國寶置之罔聞
遂使千年勝蹟蕩為灰烟嗚乎惜哉縣志

安國寺記碑蘇軾撰佚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閒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

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東坡集通志

東坡手書四詞石刻

赤壁堂三楹中祀坡公小像旁陷其手書四詞及竹石畫碣

於壁鈍齋文選

滿庭芳詞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

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閨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
飲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
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江
南父老時與聯漁簑元祐六年十月二日

臨江仙詞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游三分春色一分
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毯 閨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
千秋不知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為使君留

行香子詞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
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
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閒人背一囊琴一壺酒一
溪雲紹聖二年重九日

赤壁懷古念奴嬌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
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
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
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閒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
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睡仙亭石牀詩碣在赤壁

詩云我醉憑爾眠我醒扣爾歌嗟嗟白玉几賴爾樂情多後
鐫秋水道人戲書字體道逸類東坡惜首尾題識漫漶不可

讀 案國朝黃梅石室字書藏號秋水喻文
蔡考田詩話稱為秋水老人或即其人歟

枕江石題名

蘇軾李嬰吳亮趙安節王齊愈潘丙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二

日游口十日嬰口口來凡八行
行四字

李嬰蘄水令嘗作滿江紅詞上東坡東坡喜之見漁隱叢話
吳亮字君采武昌主簿王齊愈字文甫隸爲人寓居武昌秀
才齊萬之兄也潘丙字彥明黃岡人並見本集通志

古黃白陽鏡

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
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旁其字如
菽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

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仇池
筆記

黃州師中菴記碑蘇轍撰佚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執友也故予知其

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
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
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
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
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旣去郡人
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
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
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
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菴蓋師中之去十有餘年矣
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
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

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歿而齊安之人為亭為菴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眉山蘇轍記

快哉亭記碑蘇轍撰

佚

蘇轍樂城集通志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

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有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而自放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自勝者烏覩其爲快也

樂城集

二程夫子祠記碑朱子撰佚

齊安在江淮閒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則又莫若蘇公之

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旣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仕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顒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厯丙戌丁亥之閒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愔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旣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準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

其身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
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
時之詞章事業議論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長短當
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知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
氣而必翦滅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削跡焉斯已幸矣
尙何望其餘哉今太守李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
夫子之祠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
而不以世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說字誠之
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
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
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朱子大全

集金石
存佚考

子路問津處碑詳古蹟

元

洗墨池石刻趙孟頫書並詳古蹟

予瞻故有洗墨池予判黃之二年梅川張子長人言墨池就
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予聞大喜命輿人移置
東齋又三年爲康熙己酉始從坡里坊求墨池遺址得之於
是甃以文石周以欄檻跨池爲橋翼橋爲亭而取文敏字揭
之楣 又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楚故池爲東
坡之遺蹟廢且久予判黃時重加疏鑿更建竹樓雪堂於池
傍祀宋王蘇諸公名曰宋賢祠

宋肇西
陂類稿

案池在今城西南隅卽坡里坊有洗墨池石碣款識嘉慶癸酉署郡判會稽胡楷重濬并書勒石文敏所書已無存黃州路總管劉侯興學記碑

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荆門州知州兼勸農事聶炳讓資善大夫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裴思謙篆額縣志

明

復蘇公舊蹟記碑羅玘撰

宏治戊午予同年天台盧侯以刑部郎中出知黃州黃蘇文忠公謫居地也公嘗築雪堂於東坡今僅存地丈餘侯出過之喟然曰是消於民不可公嘗寓定惠院游乾明寺黃泥坂

諸處侯問於民曰是皆何在民皆不知侯曰是不可也吾其究諸於是遷雪堂於府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於公所可恆存也明年按地櫛驗院寺坂以次皆復遂度勝而亭焉黃人始昧若不知有公也旣而恍然訝公復生繼又駢然或欲從公復游又若真有公也填郭溢郭或聚或散去而復來旋絡新觀若味飲食且曰舊之守多矣何寥寥乎不蚤吾復也又曰吾林有材可以爲棟吾山有石可以爲礎吾庾有粟可以食匠其貧者亦曰具吾版鋪可以築堵具吾鬻鬲可以沃塗晝爾可茅宵爾可絢侯皆不吾預也侯則孔仁吾其何民遂相與礪石造侯願記之侯曰辭俚弗傳不可民曰盍徵諸朝曰吾自有記匪可施諸遠者大者志吾復公之跡實宜蓋指

予也夏六月乃以書屬吾盱江舒侯督予記蓋舒侯黃人也
先是與予論侯是役也凡民之所欲爲而民不知旣成又無
德色於民有類古之爲政者予故樂爲書之縣志

萬松張處士墓銘成都楊慎撰

家于黃產于楚樟湖麋胥之宇系尙書徵信譜京兆尹實厥
祖貽孫謀光循祚翁甫生早失怙在弱齡知慕古尋師資出
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徂科舉爰辭師歸省母儒之業
仙之侶山熒苒澤沈淖醉僕筵粿仙塢嬪於李嗣賢譜銅墨
耀荆蘭舞耄八表衍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德
福箕仁壽魯子又孫綿且縷千窻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嶼
見升菴全集

竹樓記碑

嘉靖三十三年文徵明書縣志

朱瑞登詩石刻

嘉靖三十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海昌龍泉朱瑞登書通志

重刻趙孟頫書前赤壁賦

嘉靖三十六年南滁孟津立石縣志

白龜渚石刻詳古蹟

雨中游赤壁一首過雪堂登竹樓二首石刻

萬曆十年山陰張元忭撰

游赤壁記碑張元忭撰佚

往嘉靖之戊午先大夫視學楚中予來覲道黃艤舟而望赤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壁恨弗及登也姑咏二賦以自遣距今且二十有五年爲萬
曆之壬午幸以使事再至旣抵黃驟阻風雨同年友別駕陸
子張具赤壁邀予遊予曰固所願也矧風車雨隊又挾使君
指見留哉是日爲臘月望乃偕文學陶子允嘉門人言子有
時造郡署登雪堂及竹樓凭闌四眺江山隱映如畫輒不忍
去已而由漢川門半里許峭壁臨江土石盡赤有堂曰赤壁
志稱周瑜敗曹瞞乃在樊口之上今之嘉魚是也此地非是
然予諦詢之郡之隔江爲武昌有山曰樊山湖曰樊湖湖之
下爲樊口長公之賦殆必有據余又循江而行往往見石磯
類多赤色意者當年千里舳艫頃刻煨燼卽嘉魚黃岡之間
其爲赤壁者何限豈必彼是而此非也由堂而西躡石磴而

下爲赤壁磯有石龜蹲踞江畔舊傳毛寶放龜好事者鑿石
以識磯上爲亭舊題水月予遂易之曰放龜由堂而北躡石
磴而上爲樓三層最上者舊題羨江予易以何羨謂陸子曰
夫有所羨於彼必有所不足於此今吾與子登斯樓撫斯景
千里一瞬萬古一夕物與我皆無盡也信矣又何羨之有陸
子視予而笑亡所逆亟呼酒滿引數觥客並暢然適有饋生
鯉者長可二尺方鼓鬣搖尾庖人遽請烹之予亟止之曰昔
人放龜今獨不可放鯉乎乃畜以盆水攜至石龜所手放之
跳躍而逝衆並歡動徐還飲於堂中相促膝睹赤壁之戲竟
夕而散陸子曰予向也謫居益津一夕夢長公角巾野服來
過歷歷道其生平顛踣困頓之狀以相慰藉已而相持哭失

聲以寤未浹旬報至則量移黃州矣事誠有不可偶然者子其爲我題夢坡之館且記今之遊可乎予曰昔長公以近臣謫居於黃時宰方擠而投之苦海而公視之一以爲仙都一以爲淨土赤壁之下江渚之上嘲風月而弄波濤何其達也而賦之終篇卒以臨皋之夢爲喻意若曰浮生第一夢耳今子以銓部郎左遷而至於此而疇昔之兆公實先之可不謂有意於子哉且夫升降得喪何常之有彼亦一夢此亦一夢也今日之遊亦夢也旣夢之而又題之而又記之是夢而又憶其夢也莊生有言世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予謂知此爲大夢也者則可爲大覺也已矣陸子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吾今後乃遽然覺也雖然今日之遊樂矣卽夢是也惡可無記

遂命知事何景賓勒石記之

縣志

游赤壁詩石刻

萬曆十三年吳人王圻書

通志

游赤壁七律詩石刻

萬曆十三年諸暨駱問禮題

通志

陳省詩石刻

萬曆十五年

通志

游赤壁詩石刻

在赤壁桐城胡瓚題四絕句有序

赤壁詩碣建安梅墩林俞撰

詩云我來赤壁波濤闊七月剛逢旣望天人在江山煙月裏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樹搖河漢斗牛邊詩成大笑驚烏鵲醉後狂歌上釣船三國
英雄盡塵土清秋風物尙年年詩後鐫甲申夏□□宗人林
□□刻石

知縣趙中宇去思碑邑人邱岳撰

趙公中宇去黃之十六年然後黃中父老子弟始立石道周
紀述公德政效畏壘故事斯所稱君子之得民心者久而黃
中父老子弟懷德滋深者歟夫公之德政人人能口道之而
至於鐫石以識不朽蓋心碑也計往歲辛巳閒當今上探言
官言天下治甯久阡陌之間相錯如繡開墾者多而賦額不
加益由是定爲甲令盡檢天下土田概量其數則一時繁難
囂陵莫可名狀縣長吏實當其事會是歲天雨雪寒甚公單

騎行田閒僅數人隨從窮鄉遐谷必至其甘苦與百姓共之
不欲煩民間一錢四境肅然安定初不知長吏之往來也狙
獪之胥卽欲因緣簿書爲姦而公牘一字如山不可移迄於
今百姓奉爲傅別以共賦入三賦五令徵輸有定限卽甯子
單丁皆得趨事赴納從旁莫敢僑索其所餘兩階簿對則謝
絕一切請託而每用片言以折之入者冰壺出者秋月又不
喜任意輕人人卽得情不之喜也以故白粲鬼薪城旦舂者
六年之內未嘗枉一匹夫匹婦蓋慎之哉黃故舟車孔道也
飾傳廚得過客懽心則米鹽絲帛刀錐之微甯獨非蒼赤脂
膏耶一邑如斗大予一人豈有愛焉庭前之影清可懸魚狐
鼠之窺簾而潛蹤者寂如也暇日延見襄博之士發杼什羹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講究道物其所取士類多豹變隆隆日以起語曰百年樹人
其庶幾乎居常省視翼序輪奐翼如而境內壇壝烝嘗以時
則禱雨雨應禱晴晴應籌車告成鼓果然之腹而忘於何有
矣乃獨曠度闊視下嘗之而不報上陵之而不尤輕省之未
嘗貌焉危加之未嘗愀焉蓋伺上不欲爲射隼而罔下不欲
爲掩羣惟求盡其在我者已耳此豈晚近世可易及哉大都
公器宇瑰瑋不羣至性篤厚問學宏衍樸茂質直不尙紛華
山立時行卓有古大臣風度然則其志潔其行修其量宏以
遠也殆弼中而彪外者乎卽今去黃之後奔然爲名御史晉
陟卿寺帝眷日新福祿申重將未艾也黃中父老子弟德之
深故思之久思之久故識之欲不忘昔衛武公盛德至善沐

浸民心至播爲詩歌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今知武公則知
公矣知衛民不諼之詩則知黃人立石之思古今人情豈相
遠哉是爲記公庚辰進士名士登號中宇涇縣人銘曰黃邑
盤桓環山帶川甌窶汗邪畝陌芊芊彼美我公道大德全甫
維下車概量土田朔風大陸露宿霜飡羊戒晨飲犢自隴眠
簾潛鼠首屋擁魚懸吏畏其威士服其賢尹何製錦單父彈
弦魯恭三異劉寵一錢我思循吏惟公比肩休休有容千頃
洪淵桃李門牆郁郁翩翩甘棠蔽芾鴻雁連卷愷弟君子可
愛可傳晉崇躋膺八座三遷於銘鐘鼎帶礪燕然久而不忘
去思綿綿綬我樂土貞固千年

戶部尙書贈太子少保雲澤王公墓誌銘京山李維楨撰

萬曆壬辰六月十有八日戶部尙書王雲澤公卒所司以聞
詔宗伯賜祭司空遣官賜葬太宰賜贈贈太子少保宗伯以
歲杪奉請上輟朝一日蓋典策備物矣踰數年而其家孫司
徒郎執之以邱宗伯所爲狀並所請諡疏草屬余爲墓誌王
氏於吾黃猶江東之烏衣也余奉廷對公以侍御史監試讀
余策而稱之因是定交其後拜廷尉丞往還又二年睹記宦
蹟甚稔狀與疏叙事實約非無美而稱者爲之誌曰公名廷
瞻字稚表黃岡人也其先江西樂平人國初始祖省三移家
黃岡以籍自占爲黃岡人數傳至仲斌生思旻工法家言同
知秦州有惠政民尸祝至今旻生文奎奎生濟宏治壬戌進
士爲吏部郎歷官四川參政祖父皆以公貴贈戶部侍郎濟

丈夫子五人長廷儒次廷陳次卽公次廷揚次廷遷吏部嘗
語人曰吾五子皆可兒陳必以文章顯瞻必以功績著公少
奇警好學博物多通爲文出入經史髫髻補郡諸生屢爲督
學使所褒異嘉靖壬子舉於鄉己未登進士除淮安府理官
理官從侍御史按獄率以刻覈立威繁於秋荼密於凝脂公
獨持平例卽上口答不易人所原貸無數郡守爲應城李司
空嚴重難事顧與公相懽廉平慈惠之聲流聞江淮閒三年
以高第徵郡人扶老攜幼數千人號泣攀留者竟日拜河南
道御史按覈畿輔屯田勦戚中貴侵牟度匿不可問公請杜
濫乞革妄冒穆宗在裕邸以閒田相易不許也諸豪斂手避
公矣新鄭與華亭構朝衆不直新鄭公言新鄭宜退無滋多

口以全大臣之體出按蜀蜀去京師遠多蠻夷道往往當事者寬嚴乖其用公治在鋤強植弱而於折獄尤慎所黜吏之不飭簠簋者若干人或救過不給投劾自免諸夷來王來享若世官無得稽故嚴恭肅爲中丞意在省費而簡髮數米不可爲典要公疏論之朝議兩存其說會新鄭以首揆領銓公遂謝病里居新鄭逐楊襄毅還爲太宰擢公大理寺丞少卿已擢太僕寺卿所居多聲績張恭懿爲太宰以公按蜀蜀人去後見思擢公僉都御史往撫之當用兵都蠻後歲比不登軍實物力耗訕矣至則循行郡邑問民疾苦緩徵薄稅民以還定安集建昌松潘番蠻入寇諭之不受命潛師壓境寇莫知所措擒其渠魁正法諸迫脅黨與一切貫不問於是僊廈

丟骨諸蠻二十八砦男女八千人來降刑牲埋奴誓不敢復犯更願易其姓爲編戶受田牧事事上聞賜金幣增秩俸尋遷副都督撫南贛治一如蜀吏民謂之不煩尋移南大理卿已遷戶部左右侍郎督倉場倉場以邊廢訕於故額強半公酌盈縮量入爲出而寶應湖通漕要地自高堰築淮水橫流寶應爲壑不知際畔所齊限相傳多水怪西風起浪蹴天漕船漂汎月無虛日議者欲於寶應石隄東更濬河避險未得堅決會朝議以公習淮事遷右都御史督河漕撫江北諸郡遂條列上諸工作事宜度水脈緩急地勢高下人力難易濬河及爲石隄數十里土隄倍之爲石閘五以時啟閉而樹木護之至今萬艘往來不虞湖波惡商賈軍民指顧謳吟此王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公隄也所費十七萬校初估省十五上嘉公功遷戶部尙書
治事如故復賜金幣而以經營相度暑雨蒸溼所侵病矣移
南京刑部用均勞逸公力求歸上慰留不聽凡四疏始報可
里居七年撫按臣數薦公有古大臣風概不宜投在林壑無
何病卒距生正德辛巳九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二葬於還
和鄉王家林初吏部公居父母喪廬墓三年公亦如是諸兄
弟雖異母友愛無二儒以鄉舉爲南京都察院都事陳以會
魁高第選庶吉士學士家所稱夢澤先生者也其才傲晚一
世出知裕州與上官相持罷揚遷俱太學生子孫由科目爲
名士者相望獨公仕三朝位八座壽踰耆後人濟美象賢者
方興未艾甯爲王氏無雙卽黃文獻大國不可有二矣銘曰

隆萬之閒執政者專好人加膝憎人墜淵王公守中進不隱
賢并以辨義異以行權直無爲絞和無附羶股肱喉舌左右
後先功德旁魄兩淮三川旣虔秉鉞亦更鼓絃蠻夷率服諸
吏受塵懷柔河伯金隄屹然鐘勒常紀廟祀不遷方鼎斯屬
而車遽懸鴻毛可儀鳳德靡愆西陵大國表著蟬聯祿位名
壽疇得其全振振子孫美彰盛傳哉此銘誌藏之墓埏金匱
石室史取徵焉

棠軒樊君墓誌銘太倉王衡撰

余嘗讀楚史而悲之廉吏而可爲耶孫叔敖爲楚相其子至
窮困而負薪嗚呼今樊侯死矣十年縣令至貧不能辦襚衣
而又兼無負薪之子天道其如何哉君歿之十月君季弟文

學玉衛以君狀來累萬餘言然無溢詞無何崑山諸生張大復者又以所私紀樊侯治行乞附益焉噫嘻樊侯卽老壽有子徵文考獻能有加於是否耶按狀君諱玉衝號棠軒楚之黃岡人父爲吏隱公煒有清德以貢爲南陵教諭配李太孺人生侍御君玉衡早卒繼易太孺人卽君母也生君及君弟文學玉衛玉衡君生而恬淡寡欲神識湛如口未嘗言財利事旣長娶嬭盡斥匱資市書以甲午年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時少宰劉公知君爲君館選地君故避不就試人以問君君曰吾不能追飛逐走與人爭熱官吾自有官也選爲商城令初下車日蹲蹲視簿書執筆不輕下商人曰吾令長者未踰月察知民俗肯綮斧斷裂然始大驚以爲神明商每徵

賦保歇與吏胥比而爲姦所侵牟費幾半公賦君召其民與之約曰而課能不保歇而辦乎民懽應曰辦已果先期完遂罷保歇先是縣拘囚例用馬快馬快承縣令檄騁而入民家酷窘奪之家立破君爲令首革馬快聽訟者自相拘於是民裏一日糧集縣衙訟速畢矣而君又爲息訟歌悟囚歌使人唱木鐸警動之間於百十訟紙中下一二紙終付外議息不罰一鍰民感悔甚而君又以次案誅豪黠民之爲訟府把持令短長與令市者邱壽春等若而人於是羣姦脅息而俗用和縣令卯而衙食頃而休益無所事事閒一巡行阡陌課民農桑歸則焚香讀書而已君笑謂弟文學曰吾嘗謂仕不如隱第如此者蝗避其境雨止於陌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不適妻孥不羞父母者仕可矣無何而開採之使至時中使至郡縣郡縣輒哀金錢盛歌舞以容與其意伏謁庭下惟謹而君則先移書中使極言商早荒無鑛狀欲以逆止其來業不可止則鳴騶列仗謁中使與人升堂中使氣爲奪遂錯愕成賓主禮而去明日款中使酒酣中使執君手曰好手君正色曰手幸不捉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何君何自苦乃爾君慷慨泣數行下曰令與公皆飲食百姓百姓不苦而令苦乎公愼無苦百姓中使謝曰不敢歸而與其黨相戒然索賄如故也君一切禁勿與中使令人採鑛君則導之險道斗絕不可登鑛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銀臺山兩山者夙稱鑛地君爲禱於山神探兩月亦無有中使乃馳去君僅以兩

扇贈行李而已中使怏怏欲中傷君而君先挾其所移檄中有歸過主上語欲草疏上聞中使懼而輟謀君以其手疏毀之使無生心而復以書致稅使錦衣楊君捶殺市魁數十人商乃鑛而不害云隨奉旨調崑山人咸謂商簡崑煩不可以治商之治治也君曰惟煩也故當臨之以簡其所勸農息訟約供費絕餽遺一如在商時吏胥膠拳不得伸往往謝去治前酒家廡舍至有徙業者是秋雨傷稼公率二三胥役駕小艇勘視墟村破椽與飢民相對噉菜粥父老爲之流涕時縣官方急積逋停邑長俸以徵逋完日始開崑逋至二十萬君曰我奈何以數月俸而易萬口詛乎止不徵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閒與公府事督學爲設門禁簿籍記之君曰父母

有過此皆吾諍子弟何禁爲第易其名曰求澹臺生簿而挾私來干者皆廢然反矣崑當編審賦四十萬隱覆萬狀前令君號精敏居別院鉤校一月許始完君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文學驚問其術君曰我何術我第於平居訟牒中默識某飛若干詭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而十得二三矣隨證以徵逋之籍而十得五六矣又出而詢之薦紳卒而問之吏胥而十得七八矣我何術蓋君之精心爲民類如此庚子冬入覲抱襆被行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卒以君爲卓異首推君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卽馳歸覲封公與太孺人旋復之崑甫入境騶卒之迎者屬於道酒帘颺颺公舍旁獄案之積於几者紙且三尺矣公曰若以樊侯爲不復來耶夫

樊侯則猶故侯也於是盡汰冗吏理滯獄而崑復大治時郡民以稅事不均噪織造中使門郡縣欲相率往謝君曰崑山令無罪何謝且吾向者商城不庭謁固不可郡縣以君不可遂皆罷謝君居崑前後六年所銓部復推君吏部文選司命甫下而吏隱公病耗至君乞歸省上官及邑之人士競留君君度不可卒解以印綬付學博士五鼓馳歸侍吏隱公疾衣不解袿者數月遂患脅痛不能食尙時時強櫛沐以寬太孺人然竟不起矣嗚呼以君兩地名譽赫赫如此詎有損也頌當有福重以當事者或推或挽不爲不知君而迄不能爲君增半級之俸延數年之命豈非天哉君樂易好善多長者游然不輕納交初於漢陽師張甌山先生已心嚴沈介菴先生

而不稱師成進士後始稱之曰吾以愧天下之未覲面而名弟子者生平不再宿於寢與諸弟自相師友當吏隱公析產時止取田六十畝曰吾為官不能潤諸弟吾不忍取盈也自為諸生以至宦成服用無兼副有乞者輒推與之常膳乾蔬豈羹甚泰則加兩淪卵而已當在崑時與余父子雅相慕善家宮保嘗撫君背而歎曰崑民肥矣奈君瘠何已而君竟以瘠死蓋君幼時慨然慕海忠介之為人卒其所為居官持己大略近之然海公獨立行一意時小有所左右而君於大家小民之訟一視法為之劑其所平停控解甚多用意常依忠厚人以是多君於海公君公餘時常銓次古今人物為智品凡若干卷大都以沈幾密運功表濟時者為上意所位置甚

高人第知君廉其不能盡君者未有量也悲夫君無子以弟玉衡之子維孝為嗣女一適漢陽李若愚次子應楠葬還和鄉桐梓岡君歿未幾而地方諸臺檄君入名宦崑之民德君不已復專祠君於崑山之嶺嗚呼神所憑依將在民矣則百世而下君之所憑依可知矣銘曰清且平乃以為水之衡冽而食乃以為泉之德雖瘵乃身實惠我國惜哉樊侯以廉為隅而止於隅然於風世有餘矣

韓魏公書院石刻

在府城南安國寺左宋韓琦讀書堂董其昌書

縣志

銅鐘

在府城清源門外東嶽廟上鐫天啓元年仲春月鄉官甄淑

周之訓邑士黃道亨王同觀等募鑄
樊紫蓋先生墓誌銘邑人王一耆撰

黃岡樊氏海內共知爲世授貞學大概自易經恪守大明終始之義不甘以二氏疵吾學與世之庸解款啓者迴別以故躬行格言信諸朝野永終知蔽要歸無愧今壬寅紫蓋樊公入窆民之大譽家之懷德於今定矣願悉之樊故毓於南陽喬於甯州派於進賢洪武年遷於黃岡數傳爲崙川公煒以興隆教授食舊德生友軒公玉衡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太常少卿生公公名維城字九宗母恭人熊氏實產公於江西廣信推官之舍以友軒公初宦也恭人先有異夢生五日忽作歎聲云錯來友軒公慰之且慶非凡庸將十歲從父侍御京

師署中兼資靈悟及長督學葛公寅亮獎其宏深以萬曆戊午鄉舉己未成進士授浙江海鹽知縣治尙清簡招百姓以棄末反本自冠帶及畎畝感而畏服之先是太常公論救皇長子激烈觸上怒謫戍雷州公伯兄鼎遇官四川德陽知縣願以考績贖父罪不報至茲公復疏請恩代父如鼎遇所請適光宗登極繼以熹宗恩詔起友軒公官太常卿亦以禮部主事召公適太常公卒服闋赴補而夙忌者中以他事改授上林苑典簿天啓七年巨姦魏忠賢初得罪其黨猶熾公疏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武廟時逆璫劉瑾之變朝臣誅者不下二百人今沈冤未盡白惡黨未盡誅有累於止亂之至計疏上未報而忌者益熾於胸幸上加意遷戶部主事督

天津衛餉餉舊爲姦胥蝕匿公力刷之遷福建泉州府知府
鋤勢豪持法如砥陞福甯兵備副使地邊海胥吏與海夷比
泄而長懈公奮誅貪黷靜整舟師夷以平當給賞擢而忌者
之術竟行中考功令歸歸則家居安道素喜誨子誨暇斯過
友人風雨弗避每云爲宦履嚴慎經濟在乘時未可必懷鶴
杜公應芳以爲名言歲辛巳流寇攻黃岡諸邑公隨諸大夫
守陴陴不可守歎曰子心如石勢則蕭艾俱焚耳歲壬午秋
染疾疾中作辭世詩意若在遊武夷之日與至人寄徽音者
癸未春郡人逃去者半公不行賊乘風雨襲破城衆欲竊南
關出公曰無官令不當出反而遇賊賊逼公公坐怒罵曰死
賊我朝廷憲臣肯向賊求活周知府若依我死賊安得破黃

州賊怒殺公公以萬曆甲申十二月十七日生以崇禎癸未
三月二十三日沒沒之明年京師失守公生平澹正通微嶙
嶙大節要不可以言述所著皇極敷言毛詩大成紫巖集若
千卷兄鼎遇道林集多缺次兄維甫易數未成緒皆公成之
公娶易氏御史易公倣之女生子二長齊宏國學生次齊略
恩貢生生女二長適何履貞次適晏霽明皆易出也以康熙
壬寅年某月某日葬於東弦鄉望城岡之阡銘曰灼灼古皇
奠厥靈□澄澄元樂鏗彼鐘音業在殷盤志勤孔紳列星五
穀齊運厥貞庸夫苛鶩獨樂其身泉兩成□五□緇金以母
爲藏以父爲賓名進身退邪譖煙沈持而滿之古人之慎舍
而蹈之霜雪其冰咄者何人怨者莫應高節所鍾鑒諸太清

氣淵內德將爲上辰鳳兮苞耀有瑟斯軫陰棘移根微言將
泯來嗣有循丹青道潤

烈女樊夫人墓誌新安黃澍撰

自予二十年閒絕不喜諛人墓尤絕不喜諛婦人墓天下幾
人值得一死死若幾人值得一言矧不冠而髻喁喁小窗中
者乎考古延陵季子之墓孔子題之未聞七十二國尊貴人
書丹置篆於窀穸之側也柳下惠死其妻諡之司馬長卿病
渴死僅卓文君一誄耳亦未聞有賢人貴人煌煌爲文而志
之也至陶淵明嵇叔夜輩或爲文自祭或先自爲銘意致誠
達蓋有所甚齷齪鄙夷於世誠恐世之或者不察偶泚筆爲
文以辱之則爲鬼也大辱是故諛者近諂受諛者好佞皆辱

矣無已則刊豔存幽刪宦轍遴倦遊伏汰富貴利達而表揚
苦節男子而婦人則黜之婦人而男子則進之予是以有感
於黃岡王子雲孝廉之元配樊夫人也自崇禎皇帝以聖武
神明之姿卒厄於運會不能已流賊之亂帝崩后殉遂爲干
古人倫綱常死社稷聖君聖母之祖當是時天下有胸男子
便當死從帝天下有心婦人便當死從后而不能也則以責
之世家世家又不可得則以責世篤忠貞之家夫人生於樊
其父友軒先生以名御史樹節三朝字於王其乃祖翁以大
司徒知名當世更繼之以乃翁逸求先生俠烈胎息義勇剛
烈之所蒸結而又繼之以良人子雲骭髀奇才名山大川宗
廟明堂之器之所對待而又內承其姑邱太宜人孝友嫺睦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之所諄勉而又外見其兄亢宗先生端方介特之所標指更
誕子封帶女元齡報齡鳳舞麟翔玉住蘭起之所叢聚則於
是夫人之身芬烈在諸沈檀夫人之性肅教體其琴瑟夫人
之文章國史象其胚胎夫人之才情器識家學仞其淵源迺
不幸而有癸未年五月初一日之事夫人意之乎抑甘之也
子雲言先是與夫人兩覲省其尊公於官又挈之偕春官試
其閒南抵金陵觀鬱蔥之氣北走幽都歷趙冀過大梁穆然
見古帝王中原豪傑之盛夫人每於此時發憤語子雲丈夫
要當創奇績早年報天子不則速趨老深山天下亂矣吾觀
善讀書無如王郎奈何齷齪齷齪上不從天子賦上林下不
能如梁伯鸞彭衛明負母攜妻望氣遁去天下有中立之王

郎乎夫人偉岸之言多此其大者乃不幸而言之中卒以展
轉流離血未及濺賊衣而死以揆前言若夫人意中事甘之
如飴者也嗟哉夫人長江萬里將安歸哉必歸其父友軒公
與訴三十年前建白國本事今已矣相視而泣可知必歸其
翁逸求公與訴二十年前死國難馬革裹屍事今已矣相視
而泣可知必歸其兄亢宗公與訴兩月前孤城抗節卒以身
殉事今已矣相視而泣可知此理之常無足怪予竊謂帝之
死社稷必有數忠臣爲之引甲申三月以前死者皆是也帝
有之后亦然夫人其后引乎顧夫人前此目未盡瞑者邱太
宜人尙存長子封帶未死而今俱先後與夫人相見地下忠
孝之魂千里冥合自琴臺以至尋陽中間數百里或見夫人

貴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乘鶴奉其姑邱太宜人左手攜報齡封帶爲御日與友軒亢
宗二先生往來江上塵世人自不識耳劬菴氏曰予讀子雲
尋子集慨然如見夫人神氣聞其殉節仗義事與奇男子何
異焉子雲與予家黃石公善公亦國本中人今死三年謂死
者爲不可樂何逝者之無憾也子雲行祝髮披緇結廬廬山
腳下爲苦行瘖僧奉燃燈古佛終其身旣不仕又不娶而其
女元齡又抗從一之節於何氏君臣夫婦父子之間無遺行
以貽夫人羞也已夫人名荃字揆卿識字能文兼有閨中林
下之概然中智者能之何必夫人缺而不書所謂割藤刈菁
然後知松柏之尊者乎

國朝

赤壁無文碑觀陽李贊元撰

今夫曠曠者天地也何以始何以終乎曰有文在冥冥者山
川也何以名何以傳乎曰有文在日新者世而日異者人也
何以知其盛衰紀其姓字乎曰有文在文也者與天地同無
疆與山川同不易與世爲絕續與人爲存亡者也赤壁者黃
之勝地也屹然立於江濱相傳曹孟德常困於茲亦無從信
其是耶否耶但游其下者莫不有文焉以寫其景而鳴其情
予於戊戌登臨其上幾欲爲文而無文也山名聚寶泉稱君
子江天之浩渺樓觀之嵯峨鬱鬱蔥蔥於湘雨岳煙秀崎蘭
溪之際者天地山川之文也讀子瞻前後二賦而古今之興
廢賢達之曠逸其唏噓於清風明月之間者至人之文也迨

其後爲歌爲詞爲詩爲記難更僕數然或歎息英雄或吟咏風露或出之名公大人或得之騷人墨士其狂瀾之濼洞怪石之隱秀追吳蹟而憶漢年者歷歷乎城郭堪挹而風物宜人文至矣備矣蔑以加矣予復何文雖然日月如故山河時移數十年兵燹頻仍灰燼之餘瘡痍未起彼雲亭竹榭半淹沒於荒蕪蔓草中俾易世而下漠然徒見夫山高而水清而斷碑殘碣亦幾幾乎渺茫而無所考將天地不能有其功山川不能出其奇而至人亦不能復爲其繼噫誰之咎歟予於是倡眾捐貲力爲鼎新雖不敢步光前賢庶後之君子流覽於斯者得以指而數之曰某也詞某也詩某也歌而某也記而某也賦雲漢於昭日星爲燦天地山川共不朽矣卽魏吳

爭鋒不必其果在是焉否也皆可以依稀憑弔焉是亦爲之文也而又何以文爲順治十有五年歲次戊戌孟冬月巡楚使者觀陽李贊元撰

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厚菴先生行狀碑在府署雪堂吳江計東撰六世孫曹善八分書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啓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祕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官十三年陞祕書院侍讀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

人九月充

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

特旨復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甄別

謹慎稱職改

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滿稱職

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

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為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遇先生子

宜溥於揚州手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為狀又三年庚戌東將

屬草適閱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

經筵日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云

云以見

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息所以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

念先生之歿七年於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

格於天蒙

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將失傳幸今

皇上克繼鴻業復舉

經筵大典俾得追述

先皇帝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講幄之勞始煌煌焉著於天

下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於揚州也天

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

門孫徵君哭先生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

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於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萎蕪日久本朝順治六七年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啓沃者也使非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之勤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時於父篋衍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

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雉之聲接於耳先生坐至旦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館師胡此庵方講不明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庵此庵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僦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頽墮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卽請歸里盛冠蓋騶從出入輝赫爲親族交游光寵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

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心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飢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既

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具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崇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警迪後進所造就人才尤盛其上

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略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舉凡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平治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

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制行君德既定祈天永命必基

於此有

詔嘉納踰四載

世祖皇帝益勵精求治右文稽古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晝理萬幾夜勤誦讀時時與一二近臣論辨疑義先生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爲首善重地特簡先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有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原官寵眷如故既遭

鼎湖之變先生擗踊哭泣嘔血遂病病於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予其已矣夫其病革於揚州也東自吳門冒冰雪疾趨侍湯藥先生患中滿腹堅腫如鼓見東至喜動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彥修且不能救况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隴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

平所著書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雜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門胡兆鳳輩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載先生論學之語未行世又先生手定詩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先生弟子孫光祀序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知之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公大略矣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近而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陽明入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嘵嘵先生前者先生

不答東直前叱之先生喜其人亦攘臂語東曰然則子何學
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領之東嘗從容問曰今天
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昭然天下後
世儻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悚然
厲聲曰甯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
言今日乃論定案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宋德祐間有號
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伍重鄉曹公文廣家撫爲子遂爲曹氏
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爲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良
輔良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己未進士
官御史進太僕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嘉靖甲子
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彥萬曆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

知縣士彥生之建號中甫以明經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
生大輔是爲先生考

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於氏

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

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卽宜溥官監生李恭
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公鳳禎遺腹子爲子鳳禎以己丑進
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妾且改適先生曰不可
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媪撫育之如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
作古人交行以紀之先生卒譚氏子擗踊哭泣如喪父云

縣志

施閏章詩三首石刻

在赤壁康熙閏宣城施閏章題

通志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銅鏡在府城清源門外東嶽廟

鏡圓徑三尺四寸邊厚寸餘自下而上漸削背有紐三紐旁款識黃州知府羅載愔清軍同知于成龍知縣董元俊佐貳官及士庶姓名以次列僧名寂善康熙十一年壬子仲秋立銅質精瑩古色黝然相傳爲佛相圓光

驍騎將軍柱石王公墓表永甯于成龍撰

公諱宗臣號柱石南陽淅川人生有異徵偉骨相膂力絕人喜韜略射獵禹山洧水閒以雄傑自命弱冠遊荆益

國初時滇黔未入版圖公卽審順逆仗策來歸

世祖章皇帝嘉之命從事郢鄂今

上龍飛之五年滇蜀平江漢底定

上念豫楚要隘惟西陵弋陽爲重鎮晉公都督僉事駐劄黃州公至則簡練將士蒐乘補卒於戟門石隙地闢射圃超距翹關角力較藝立廟祀馬神春秋取駒閑廐蕃庶暇則角巾從容柳蔭中指顧形勝用兵之地以示將佐公紀律旣嚴什伍無舛彊弦之士襍穢耨懽然聚處樵牧近於桎梏雞犬放於營壘其威重慈惠如此性藹厚愛敬士大夫士之賢而貧者民之孤寡篤癯者歲時賙給以爲常而其自處則甚約或饋美酒十數罌悉以頒之麾下雖古投醪挾纊何多遜焉康熙七年有鄰鎮叛卒匿大崎山中搜牢四出公命偏師馳往擒其渠魁九人送大府餘黨遂烏獸散歲大饑首倡捐賑存活數萬人

上聞加一級十二年癸丑冬滇黔變起倉卒公不震不難惟申國
威明號令備戰守明年正月三日大司馬撫軍張公檄守武
昌公星夜率兵往元夜有警公謹斥堠息燈火停漏鼓分哨
九門而自擐甲坐譙樓上夜半領數十騎周巡雉堞竟夕惟
飲湯一盞而已賊寢謀不敢發是時大司馬出奇制勝視公
如右手五月麻城東山賊起公請於大司馬率師東下值
守憲徐公疾趨至麻城相與贊畫悉中機宜且勦且撫不旬
日東山平冬十月江右賊出鄱陽陷湖口數縣進逼楚境斬
州大震公奉大司馬命急駐斬與下雉一軍為犄角時精甲
盡在武昌而公所部多新募糧餉匱軍容未振余力圖芻糗
並贈火槍百口公立赴斬斬民稍安公委羅田守備黑子駐

黃梅清江鎮會禁軍樓櫓西上夾攻賊賊走收湖口星子諸
縣自斬以上金湯安堵事聞

上大嘉歎數賜紀錄而公以勞瘁病遂卒和門星隕櫪馬夜驚嗚
呼痛哉時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二也大司馬思公功特疏
請卹曰方茲多事之時該將勤勞頗著與尋常病故者不同
今王宗臣幼子伶仃窮途旅櫪情實可愍應否比照彝陵鎮
標馬之迅病故之例恩賜存卹少慰忠魂激勸勞臣俾服一

皇恩靡盡疏上

天子惻然改容奉

俞旨賜祭葬先是康熙六年

覃恩誥封驍騎將軍元配劉氏封夫人並封二代考妣如其官廕

一子入監讀書公子名麟紱公卒麟紱甫六歲居喪成禮今且十齡舉止如成人穎異能文黃之人既德公不忍其裔之歸豫也相與留公匿而公素與里中王氏篤兄弟誼有年麟紱將長為黃岡人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卜葬公於縣東還和鄉楊坂之原既建塋兆既拚黃腸畏壘桐鄉永思無疆嗚呼哀哉麟紱聘現任武昌府城守都督僉事李公諱兆捷女女二俱幼未字公之葬也既礮石鐫誌納壙中而黃之紳士以余知公最深屬以墓表撫實直書用告來禩覽斯文者有所攷述庶以裨國史焉

縣志

杜茶村先生墓表桐城方苞撰

案茶村墓表不在黃郡宜入附錄此處錯簡

先生姓杜氏諱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廣黃岡人明季為諸生

避流賊張獻忠之亂流轉至金陵遂久客焉少倜儻常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以此聞天下然雅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發自愧不如其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金陵為四方冠蓋往來之衝諸公貴人求詩文者湊至先生謝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迫欲見徒步到門亦偶接焉門內為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巡綽眾莫能止先生居北山去先君子居五里而近以詩相得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間先君子構特室縱橫不及尋丈置牀衽几

硯先生至則嘯咏其中苞與兄百川奉壺觴常提攜閒以問學先生偶致雞豚魚菽必召先君子率苞兄弟往會食其接如家人丙寅春先生年七十有七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眾莫敢主又數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哀其志爲買小邱蔣山北梅花村召先生從孫揚文及故人會葬先君子執紼視窆時苞客燕南歸而命之曰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親炙可無誌乎苞重其事將俟學之有成

而措意焉自先君子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自恨學之無成猶昔而舊鄉限隔恐中墮先人之命乃姑述其大略使人往碣於墓之阡先生詩世所傳不及十一平生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世濟歿勢家購得之弗善仍歸其從孫某先生生於明萬曆辛亥年正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六月某日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銘曰死而不亡光於世嗣逢

長縣志

杜蒼略先生墓表桐城方苞撰

先生姓杜氏諱芥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

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做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閒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然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廝與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時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先

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琰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縣志

鄭肯崖先生墓表廣濟金德嘉撰

黃岡鄭肯崖先生諱先慶字亦懷晚節自稱曰臨臯漁人子昱以唐縣知縣逢

覃恩敕封文林郎先生封如其子官初昱仕閩之建陽丁母憂歸服闋補唐縣地瘠而衝雖迎養荷齋辛苦儉素乃踰家食會課最超遷行且有日先生南旋里居居亡何寢疾卒昱敷歷

諫垣久之出爲江西藩參書來以墓表屬草先生詳具誌銘顧表其大略先生於明季受知督學無錫高公補武昌府學生會流寇躡楚辟地白下讀書雞鳴山寺已逢世變則棄諸生家言肆力於史往來河南北豫章三吳七閩閒交遊多賢者耳目濡染學與歲月俱深清端于公之總制江南江西也先生客幕府大綱小紀裨益民生風俗而口不言勞清端卒官侍側無子弟親戚先生經理其後事歸其喪游轍所至友教士大夫往往至通顯如秦淮趙天馥雲閒張昺三山林溥田國求同里劉同向龔鼎鏗鄭文甫瓚官五郊經所指授蔚爲聞人以是拮据鉛槧不遑內顧家事豈作吏諄諄誠以清白又遭逢蹇澀俸入不能具滫瀡當康熙壬寅癸卯大旱大

祲罄所有以濟人乃至家無甌石之儲泊如也天性孝友幼居父喪戚如成人束髮喪母瀕於毀痛伯兄卒於亂世且無後爲改葬而續其嗣女兄貧而老善病也歲時問遺絡繹於路從子嗣文佑文教育如己子案鄭故姬姓明初由江西徙居黃岡之團風鎮者曰興五世曰宏族寢大會祖諱廷鳳祖諱文輔父諱復禮皆庠生妣徐孺人生三男子伯之後次卽先生弟之儒早卒先生元配袁黃岡百歲翁文衡女繼娶凌文學大則女賢而有才筦家政壹稟內則黃人以爲肯崖生平得凌孺人之助爲多也男子三人長昱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累官江西布政使司參議

縣志

樊念菴先生墓誌銘邑人奚祿詒撰

金石上

四十六

吾友樊君念菴既亡之十月其孤以書來請曰吾父之喪卜於今年季冬月庚寅日葬於府城之東郊不可不銘銘之非子不重嗚呼予雖不文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况吾念菴者非獨其善足銘又有朋友之恩平生之舊與其可哀哭者皆宜發於予文宜其越江而來請也君未卒之二歲予訪君於壽昌其言談神爽尙足動人嗟予一別不及料其卒也已嘗記崇禎之閒予與周公發曹厚菴崇尙孔孟程朱之道道同意合君遂以三人爲石交二人者先後卽世獨予兩人在而君少余十有六年流離擯斥中閒頗同志在蹇之六二乃不爲世用君今黑首卒老一令夫士果能自爲道也豈問世之用不用哉故記君始終至於仕宦之際不必過詳良以重其

道也君諱維城年三十三成進士念母老不任吏事試德安府學教授以程朱之業訓諸生時人未之奇也值鄖山賊起隨州牧奉檄繇役民變牧縊太守窘君自請行太守謂君儒者不欲使蹈兵閒君請益堅太守壯之旣至而民咸釋戈操耒時乃知經濟之出於理學矣遷平鄉知縣鄰山左多寇盜君惟編甲守望使民自攻盜盜卒止於是旗人之逋逃者亦裹足不入其境而民咸以甯甫期月除歷年之苛政以寬罷俗折部使之暴戾以賑飢瘼大吏益器其才方推賢而進達之而君以病免志養也於時漳決封州漂沒原衍里居浸淫城郭大吏惟坐嘯不出一策公括其裝橐募民築隄隄開水門兼利畎畝而漳水之患至今無事矣已而旋里作歸來詞

別號近陶菽水之餘益肆力理學諸家同異討僻攻堅無甯與予兩人往來講貫如崇禎時康熙辛酉年正月初九日卒於武昌君好學有文能詩著紀信存疑二書求無曲說亂經得於本義者爲多史法雖未就然能推見王道之治亂惜乎其不用以死其所以見稱於世者尠矣少年酒半說巾大噱彊艾以來沈警脩飭材雖敏未嘗感激言事人皆以忠厚長者目之卒之日學使者以鄉賢祠焉父諱玉衢前母張氏生母張氏年八十餘矣前娶魏氏繼娶杜氏生子二人齊伊齊英皆學生銘曰惟予樊君質給材良孰屯其所亨孰短其所長奮於一翮之飛而中道胡以藏豈非逐勢者惡遯而知命者不行

甯都知縣宋必達墓誌銘長洲韓葵撰

康熙十有二年冬賊三桂反雲南明年繼茂從逆自福闌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羣盜蜂結蟻聚相應和州縣大率破守令或逃或死獨甯都賊攻不能下時稱賢令宋君能完城云先是甯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君始至曰不可一旦不虞分守與合禦俱不便古有團練保甲弓弩社民皆可兵也且吾聞昔新建伯之討宸濠也守令皆領兵邢珣出贛州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皆保甲義勇遂以其法訓練其民及亂作縣城義勇已及二千咸踴躍願用命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趣君議事南城民遮行曰恐不測君不顧遂往劉曰兵寡食乏奈何君曰有死無二臣之義賊本烏合掩

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賊少卻君以義勇橫擊賊大奔復以全軍壓城下巨礮墮雉堞輒壘其處所隨方備禦益堅賊愕失氣會援軍至遂解去或言於巡撫縣堡若多從賊請發兵按勦巡撫然之君奮力爭然度兵已發不肯卻刺血上書巡撫乃感悟檄軍還縣遂以無事方賊之起也其死黨本不多而所在皆賊此無異故長吏與民平日判然不相屬甚者仇視其民而一旦有急民安得不仇其吏且官軍所過侵掠賊至則避賊退則至所誰何者不於賊而於民則毆而之賊爾若使吏舉如甯都能教民於未事之先以自戰守其地又能戢於已事之後以安定其民則賊誰與爲徒豈能延旦夕誅哉君尋以註誤去官民歲時祠祀之閒道出豫

章爲賊得之脅降君瞑目大罵誓必死繫旬餘夜半忽數十人持兵踰垣入擁以去則皆甯都民也遂免嗟乎民之愛令乃如此所謂行仁政而親其上死其長者豈虛語哉蘄州顧先生景星題君之蹟爲之作傳余讀而太息會君之子庶吉士來請銘君隧道之石噫是實應銘法其曷可以不書君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有明經文衡公自江右來遷爲黃州人父諱偕母孟孺人生君九歲而歿君喪之異常兒奉父尤以孝稱避亂居武昌張獻忠陷城驅民老幼數十萬人江君扶父潛自城闔水竇出身自度不免投磯下有片版承之流至陽邏爲人救不死時浮屍蔽江無得免者人嗟其孝感舉順治辛丑進士知甯都民貧土瘠喚咻之如子有清泰懷德二鄉

久罹寇民多徙地不治君請盡蠲逋賦以來之而貸以牛種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至城幾沒君禱於神水輒落乃按故道疏濬之自是無水患君之悉心民事多此類非獨一時能用其民也既破賊解圍得賊鞠之稱彭榮實教我者榮實邑諸生常與縣役胥訟語侵君賊引以自脫君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卒舍彭置犯者於法官軍有自汀洲還者言民婦女在軍中悲號聲相屬君聞傾資計口贖之詢其姓氏里居護之歸皆感激泣下縣初食淮鹽自新建伯治贛改食粵後苦引銷之累君請以粵額增淮額商民皆便而君之罷官也卒以粵引銷不及額被議時論咸惜之君既歸黃而江督董公時已移帥楚見而歎曰是死守孤城宋某耶吾

爲若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辭謝再三無行意或問之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所居茅屋一區確田一頃褐衣蔬食與農夫野老遊如是者累年年六十三而終某年某月某日也娶程氏父諱某子一人敏求康熙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績學完行將大顯於時繫之以銘銘曰身金革兮活民於賊兮完旄倪兮活民於師兮景風格賞妬吏肆噤孤臣幾死兮民亦活兮盍歸去來臨臯之澣未訖厥施後穀是補墓於高岡祠視桐鄉於彼於斯永奉嘗

縣志

彼岸二字石刻

在大雅衝一峯入雲四山環抱山半石巖鑄彼岸二字筆法蒼勁上有得雲寺爲僧靈野講經處疑卽靈野書也

縣志

大雅衝得雲寺碑記邑人王風徽撰王泮仁書縣志

坡仙赤壁詩石刻

康熙五十八年江黃蔡履豫撰

賈鉉題詞石刻

在赤壁康熙五十九年黃州知府賈鉉立通志

謁蘇文忠公像碑

康熙閒武昌府知府朱昌緒撰

張鵬翮七言詩石刻

在赤壁雍正二年 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

張鵬翮撰通志

游赤壁詩三首問坡仙七絕一首石刻

乙丑年廣陵張元芳書

夏日游赤壁二律石刻

南昌樊傲書

留別黃州士民七律二首石刻

乾隆己卯虞山錢鋈撰

重修文昌閣暨二程子祠記碑知縣王正常撰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星傳稱文昌六星一上將
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先王制祀不曰文昌
而曰司命司中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又知所稟之
有命以定其志即所以祀文昌也道家者流遂以梓潼神當
之謹案神生於蜀之越雋姓張氏名亞子為父報讎仕於晉

以死勤事其後唐元僖兩宗入蜀神顯靈異故奉之由是言之文昌天神也梓潼人鬼也合而稱之經生以爲疑顧禮以義起神忠孝大節炳然天壤精氣所聚著於星象如說之箕尾朔之歲星詎盡無稽者卽以梓潼神爲文昌固無不可郡舊有祠在府學左歷時既久風雨剝蝕幾於頽壞乾隆丙午歲余調茲邑瞻拜之餘爲愾然者久之越明年士紳等欲募眾修葺屬余爲倡都人士翕然從之逾月遂完好如初先是二程子祠在河東書院以諸生出入懼其褻也移像於祠之前庭昔宋時五星聚奎二程子誕於齊安與周張朱子先後應運而出天人之應昭昭也黃陂舊爲齊安屬邑二程子之得祀於郡也固宜後之人見先哲於羹牆知天人一理仰不

愧俯不忤人事之盡上合天心不獨文昌梓潼二而爲一卽有宋諸儒亦一脈同原於以風示來茲俾景行有自其有關於教化詎淺鮮哉至如畫覽勝亭形家以爲郡之風水在是雖其言未可深信然規矩高會之謂何而任其蕪沒耶贊所餘用以建之其修廢舉墜均有可記者因彙而記諸石

縣志

白洋山人王鑾自撰墓表

山人王鑾字伯聲號徒洲家黃岡

大清乾隆嘉慶閒人也幼補諸生屢受知於提學暨督撫大僚之好文者名輒第一顧久困解試乾隆丙午僅一中乙科前後出遊幕府歷黔滇閩粵諸邦繼將北上以親老不果晚乃由邑西松湖舊宅遷居邑東白洋山北之高士莊課耕教讀以

老嘉慶乙丑年已六十一矣爰於莊東南數十步指一地曰乳坡阡爲己墓域首甲趾庚並謂嫡室江夏桂氏當附左側室錢塘李氏南海李氏當附右預自立石以表俾其子源岷等遵之古人云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此山人之志也其世系年壽行履著述之詳異日當別有誌此表也亦倣誌體而銘之曰嗚呼生既不達死必不傳無名之骨瘞於此阡

蘇文忠公塑像記碑

道光七年富陽周凱撰

赤壁讌集七古石刻

道光二十三年長洲陶樑撰

朝議大夫曾公墓誌銘江夏彭松毓撰

黃岡曾鴻階太守予進士同年友也乙未通籍丙午捐館歷官十二年宦蹟采入直隸通志昌黎縣請祀名宦祠黃岡縣請祀鄉賢祠史筆褒揚輿情愛戴太守爲不朽矣而何待於銘墓之文况譎陋於予者哉雖然其孤穉鴻明府之積誠不忍拒也太守下世三十年當代名公鉅儒豈無足志公墓者而顧遲之又久獨思得一衰老無文之言爲公增重是其孤之志行殆亦有異於人者歟爰諾爲之敘次云公姓曾氏諱世儀字仲威鴻階其別號也先世傳由山東武城遷江右轉楚譜牒不存高祖以上其詳無可考曾祖諱人龍自江夏來黃是居黃岡之始故公爲黃岡人祖大榮官城守考天仁積學不仕皆得贈如公官妣皆贈恭人配李氏星軒公之女公

與贈公交敦古處為鄉黨矜式閨門之內尤肅然故公之配稱賢淑公以孝廉方正徵國人皆曰名足以副其實立身砥行唯恐不貽父母令名家傳古本孝經終身誦法能識古聖賢之所謂孝者服勞奉養之節不足以盡之也宰昌黎有善政邑人思之卒保定同知任歷署天津河閒知府卒年六十一與李恭人合葬於鳳凰社嗣子綬齡歿子錫齡永齡孫寶樹寶謙寶田寶恆寶豫寶慶寶鼎曾孫延釐延禔延安銘石者江夏彭崧毓銘曰官不過五品而志乘有光年不過中壽而遺澤甚長文不足以表德而知厥後之必昌

縣志

曹厚菴先生墓誌銘江夏程之楨撰

公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黃岡人父諱大輔歲貢生其墓去

公墓數武有碑記公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於鄉六年己丑進士授庶常充

經筵講官累遷

國史院侍讀學士著有五大儒語要等書公之學本王文成致知之說著論皆有根柢上

聖學疏千言有

詔嘉納其在官也布袍蔬食嘗曰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有成得以致之

朝廷俾吾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飢寒困苦何所自恤蘇門孫徵君奇逢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季

國初道在曹子信知言也公生於天啓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朝康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有四子宜溥由鴻博官檢討扶櫬回籍葬郡南山川壇側原碑毀於兵邑人士糾貲重建予因為銘曰觥觥曹公學宗陽明名山絕業炳如日星書陳丹辰義輔盤銘齋鹽麥飯淡泊靡營喬松之峻介石之貞詞林所式允為典型

縣志

鄧節母傳贊邑人梅見田撰

有碑

山右古陶唐地土瘠民貧勤儉樸質憂深思遠越數千百世猶有堯之遺風黃岡鄧獻之孝廉作宰其地見田弟儒寶嘗為掾屬家書中屢述其政績獻之世居古烏林見田祖居相距數十里所聞於鄉人士者其內行之篤修則皆由節母黃

太宜人之懿訓太宜人相夫贈公明遠先生事尊嫜遵內則惟謹乃獻之生月餘贈公捐館至五歲令出就外傳其閒忍死撫孤負土成墳與夫授粲延師紡磚佐食大抵嫠而貧者所同太宜人獨丁家庭多故伯叔析居之際則尤形影相弔非才非識無以了此耳迨一子二女婚嫁事畢向平之願有代有終焉者不負先靈之志少慰而獻之終身之慕則在選舉祿養太宜人均未之見也夫嚴母適子之官舍而怒歸也其子則非也其母則是也母之不幸耳獻之無此也體母生前之訓也陶母見子之遣吏而封鮓也其子未嘗非也其母則固是也母之過慮耳獻之不幸而不經此也亦惟體母生前之訓也見田所聞於鄉人其梗概也證之弟書所述在官

廉明慈惠悉本於內行夫皇民敦秦民弊苟悅以為時也居官者不改其素故能不移易於時獻之所官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獻之莅官之法猶有先人之遺則焉以愚昆弟兩人所各知兩地所各稱節孝之後流衍為循良之譽自然符合非愚兩人之私也太宜人訓獻之語見周明府之墓誌萬明府之傳其他懿行詳哉言之見田無復贅因數千里郵示誌狀謹為贊曰古有鄧曼賢明政紀古有黃香和愉枕几黃以孝儀釐爾女士曰嬪于鄧粉榆滄澗鄒之柏舟河之葛藟儀特何之本根曷倚古學必師身枝惟子敬教勸學辨材入仕眾母之母無母何恃雲去烏林徽流晉水鄧為南土楚材蔚起允懷遺訓西方之美

縣志

葉東卿壽字石刻

漢陽葉志詵書翁方綱謂其能得蘇黃神髓府學訓導陳寶

樹鐫於赤壁

江山如畫石刻

在赤壁光緒元年乙亥八月署黃州府知府常州瞿廷韶摩

崖書

蘄水縣

晉

王羲之題石

在縣城南有巨碑刻為飛魚躍四字字徑尺餘舊志云為王右軍書後碑斷半沒於河僅存下截邑令移置學宮櫺星門

右 縣志

宋

激湍二字石刻

在縣城南有石麓橫抵河流名迴瀾石上有激湍二字舊志

云宋蘇軾鐫 縣志

泝流光石刻

在縣城東河畔蘇軾書又對岸曰龍潭石壁上有擊空明三

字亦軾書 縣志

明

周雪窩墓誌銘黃岡王廷陳撰

君童父造就傳傳讀或誤輒擇焉以難傳曰童惟訓何難也

君曰實疑焉其敢弗難且訓以開慧而務閉之閉慧以訓何
 傳之有傳聞而駭以辭父許業成父曰何弗試也君曰兒聞
 之積之如淵流之以涓不然且竭兒虞竭也父聽久則請曰
 可試矣父迺曰已淵乎君曰即弗淵當無竭憂一試而廩食
 既屢試弗第君色愠或曰達生無愠君曰豈一第之留焉父
 老矣而不務以寬之懼乙丑歲以次當貢強而就曰童而業
 何期也茲之就也何卑也復曰賢而抑者豈不繁哉何有於
 予而以對己為慈谿丞慈谿饒國也國重賂吏當其甫至百
 金作皿藉手稱觀令不有始國人作例君曰卻焉昭令之愆
 其罔卻焉廉不吾有也昭愆匪仁捐廉匪智弗卻以卻吾是
 用思首營學宮士也朋從繼給孤窮民無糶糶未糶以充委

吏則綜費不帑出賄以爲公邑人悅焉按者爲賢政不可遷甫三年以疾卒於官君諱紹武字大烈生以天順辛巳卒於正德辛巳嘉靖甲申葬地名小嶺銘曰澤儉厥德予也實或不軀而裔爲我民悅爰安厥居冥懷以舒矚後以娛

縣志

胡公懷野神道碑蘄州顧問撰

國家養士之法備矣然士之成材也實難成材固難而人之知之也尤難吾鄉懷野胡公其不謂之人望也乎夫士之材者其生也必本於氣運之盛故元凱之出以有虞八士之產於成周自漢而下乘盛時而炳蔚者蓋累累也我明誕膺景運列聖丕承至治薰融太和感召天地靈祕真純之氣所以茂發而宏敷者在物莫不徵之况士乎哉况士之成材乎哉

以是知公生之不偶而爲成材士也有由然矣公之初生也母有靈鶴入帷之夢髻從塾師遊姿表秀特穎敏嗜學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塾師奇之既長入邑庠每試冠多士正德己卯舉於鄉庚辰中會試遇武宗皇帝南巡明年辛巳賜進士第授浙江遂安令以治行聞行取公守正不阿遂得南京戶部主事嘉靖丁亥考績敕有公廉勤勞之褒歷本部員外郎郎中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尙書秦公奏公殿最擢守山東萊州府萊連值旱蝗公徒步以禱蝗遂投海雨大降公自奏免歲賦十分之七時巡按御史檄諸有司自考公考云操守施爲存乎己是非予奪聽乎天一時以爲名言公聞父病四疏乞休終養不允甲午充山東鄉試簾官所取皆名士擢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四川建昌兵備憲副萊人思公爲立生祠建昌值地震大變
公至救患卹災身無安處又接歲採取大木軍民鮮不罹其
害者公申飭號令經畫得宜地方不擾而士民益聚上嘉公
弭災採木之功降敕溫諭有白金文綺之錫尋以奔走冒瘴
勞瘁成疾乞休不允丁外艱起補雲南瀾滄兵備土官世驕
惡公勘問不數言而服兵息民安邊境賴以安輯繼丁內艱
公兩以憂行番酋土裔感公威德咸盛其賻遺公先後一無
所取居憂之際哀與禮胥盡焉再起補河南信陽兵備益貞
憲度道不拾遺公凡三被命爲兵憲十年不調處之晏如會
浙江左參政缺擢補之視司篆者一年錙銖無染清聲愈著
遼東缺巡撫都御史會推二員公次之已而有不悅者以資

轉雲南按察司冰霜衡鑑察案以爲師模尤折姦洗貪風力
凜凜難犯未幾有歸志戊申冬遂懇疏乞歸允致仕公天植
旣淑輔以問學以己心爲嚴師而期造於聖賢在浙及陽明
先生之門在留及甘泉先生之門二先生皆器重之是以敷
歷多年而聲實茂著德政輝映如一日也公處家以孝友稱
歷官俸餘盡以給父母兄弟而囊橐無私藏建家廟置祭田
享祀惟謹又創宗譜立規條以垂久遠族人死無所歸及貧
不能婚饑寒無衣食者費出尤鉅雖稱貸亦所樂也其他操
履可誦法者不能殫述然公內剛而外和德修而迹晦惟實
行之是務未始徼赫赫名似知之者鮮矣而筮仕以來民人
戴慕撫按論薦廷臣亦屢有推舉夫豈無知之者哉大學士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毛公紀萊人也謂公方介識治體學士廖公道南著楚紀以公爲人物之綱督學顏公鯨修楚實錄稱公孝友清修循良異政不可謂不知公矣資望彌深而未竟鈞衡之任豈知之者有未盡耶抑定於數而人不能勝耶在公則修於己得於天加於民者亦旣卓乎度越人數等矣故曰人望也公致政優游林壑者三十年養高自重德尊名顯凡諸當路及有司求一見公不可得性喜山水春和秋爽則約朋侶時一遊覽此外惟杜門展卷冲然怡適無纖毫塵俗於胸臆隆慶戊辰奉詔進中奉大夫壬申再奉詔進資善大夫兼賜勞禮晚年薦沐殊恩固聖天子優渥耆舊之令典然非公之德之壽曷克至是哉公可謂獲天全而爲有道完福矣公諱仲謨字啓

忠號懷野其上世屢有貴顯公生於成化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初四日壽八十有六先是公寢疾時語諸子曰顧日厓知我吾沒後以墓文屬之吾無憾矣萬厯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葬公於蒿墩之碧蓮山長嗣行謙續經號毀持徐竹峯僉憲所撰行狀過余并述治命請余題其神道碑余惟公實學實政元光自遠奚俟於言而子若孫皆才賢且眾必紹家聲而益光大之其所以身表公者愈於言多矣况自有不朽者存乎余與公同心同道又公治命其敢辭愧病且不文謹敘次其大概以慰孝子無窮之思以昭示於將來之君子萬厯元年歲次癸酉孟冬月吉旦

縣志

浙江右布政使朱公浚桂墓碑梁谿鄒迪光撰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方伯朱公戊子春卒距今二十三年至庚寅冬而葬距今亦二十有一年墓之木林林矣而公之次子期昌越數千里持所爲狀請文勒之碑以公會守吾郡余方髫年爲門下士又公伯子期至與余爲同年友又余亦曾領郡邾城習公桑梓誼弗克辭案公諱軫字汝衷別號浣桂其先世居江右樂平從樂平徙蘄者曰顯卿公自顯卿八傳一溪公生公公生時有僧持鉢過其家曰三日後當產異兒旣產覓僧則已化去蓋異兆云公生不大露奇穎年三十未領青衿仲弟已試茂材異等一溪公令去呶唔而穠蓂公讀自如鄰盜起比閭烏獸竄公擁敗絮讀亦絕不爲意尋補邑弟子應省試有兩狂生輕詆之旣省試第七人兩狂生匿不見公踵門報謝其凝

重如此尋登癸丑進士授行人時分宜相張甚公剷去舊籍不爲其鄉之人若引避之同郡陶羽士被肅皇帝寵倨甚公遇諸塗不少加禮皇華所歷日惟取風俗利害收之奚囊備採擇而已其操持如此以行人高等擢南御史會沿江多盜繇伺盜者餌而縱之公移書監守以下曰伺盜養盜罪不在盜勿謂御史懦不敢吐舌幸善爲計書去監守以下屏息乃條畫方略授之有司盜一平諸捕逐少年亡命至竟其黨與平市肆物價令官吏不得低昂悉著之令其風裁如此以御史秩滿陞常州太守常故饒當兵燹後俗靡不止郡以凋敝公身先率約大筵不過十簋公庭讌饗酒三行罷去一切庭實悉儲外帑以備酬往不入官廨而俗用醕以凋敝故吏與

民因緣爲姦輕嘗三尺訟積無算公爲爬姦剔蠹去其舊而新之民重捍法卽有捍大辟者公愀然不憚曰之生而求之死求死非吾意也觀於囹圄而地湫隘則屋之餒則食凍則絮病則醫藥曰之死而求之生求生吾意也用此率五屬邑必惟命乃已不或面斥或密諭不少作模稜態至以註誤觸長吏以質直犯巨室必曲爲覆護故人人自感發期無負公其廉平如此以常州守擢陝西副使人以爲遠曰人臣憚遠乎旣至西羌人以爲難曰人臣避難乎乃城金川選精騎千餘格鬪之公自持短刀勁其後虜盡駭散獲牛馬以谷量上廕天子賜金幣文綺加等然陝實難於餉以吏胥與諸侯王官相率漁其中莫可究詰公詰得請於上寘之理官吏無赦

卽諸侯王亦無赦餉弊以除至巡茶御史每得一小醜輒附之法往往就斃公力請御史此輩無知入井大可憐惜因多調罷又未嘗不從寬恤也其方略猷爲如此以副使秩滿擢雲南參政往藩臬初履任必謁黔廟謁必叩首階下公謂我與若咸臣事君而又欲臣我乎不屈黔國度不可強第延入廟門頰首而已其強項與行人時道遇陶羽士同滇有銀場所委官多乾沒自膏其橐事發則嫁禍齊民逃罪公於諸乾沒者悉三尺從事與陝西時逮侯王官吏同所嫁禍齊民盡尋繹生路輕其爰書如干人得免於死與守毘陵時生活人同亡何擢浙江按察使又擢雲南右布政使而姚恭人訃至矣居恭人喪公已六十作孺子慕柴而立亡何一溪公又逝

居一溪公喪亦作孺子慕柴而立當此兩喪時掩骼施樽賻
葬粥饑療病好行其德絕無小草意而兩浙之命又下不得
不爲一起時江陵相有父喪厭率白金賻公獨兩縑又與行
人時引避分宜意同乃分宜安之而江陵甘心焉竟以老去
也豈江陵比分宜較甚耶天所成全公至矣公去而錢塘送
者萬計經毘陵送者又萬計至上金焦公徒步若飛送者曰
大夫何老老以不屈耳坐客有詆江陵者公噤無語曰吾眞
老矣又與諸生時忍兩狂生意同公歸復好行其德所爲掩
骼施樽賻葬粥饑療病亦與居喪時同而晚年更好養生家
言人謂公可不死死之日有深衣元裳環牀而請者其去而
紫府玉虛可知又與初生時遇異僧事同大都公生平不憊

憊示牙距而才見不亟亟獵聲譽而名章不沾沾博歡娛而
惠普不斤斤傳檢柙而守堅若濃若淡若執若通而立於大
中於鄉爲長者於國爲老成人於士林爲君子故其生有異
兆其沒亦有異徵豈偶然哉公生乙亥七月初九卒戊子正
月二十三元配張夫人生長子期至登甲戌進士官河內守
憲滕安人生次子期昌登庚戌進士官司農尙書郎孫男女
若干人載顧太史起元誌銘中不具悉墓在油河華桂山陽

縣志

江西參政王希元墓誌京山李維楨撰

公諱希元號白岳楚浣川人也少而明敏長以文章德業自
樹年十四補弟子員隆慶庚午登賢書辛未成進士初任南

貴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太常博士多所建明於禮樂嘗不受人暮夜金事聞上擢吏
科都給事正兩宮大禮又糾冢宰以直忤權要出鎮滇南之
金滄禦罕會不用兵威陞福建督學每以功名著聞所識拔
士多爲上用轉江西參政因御審作淫巧器難成糜費民膏
與代巡者不合卽掛冠歸纔五十有一也居鄉恆樂易至有
便於民間者無不爲有司請卽一條編之行皆公堅請於陳
開府以利賴至今者也議論丰采後學爭尙之公享年七十
有八生子六以明經仕至郎官者三孫十四人登賢書者二
列青衿者八皆公目擊公以萬厯壬子歲卒葬蘄北七十里
東隆衝山之陽余居同鄉仕同寅與公交甚深知公亦甚悉
天啓丁卯余馳驛過滄上奠而哭之遂題其墓而去 縣志

官古愚墓誌銘在金羅山京山李維楨撰

故黃州郡諸生贈澱令官古愚公今諫議東鮮之父也東鮮
舉進士令宛五月餘公卒服除除澱以考最贈公如其官尋
以高第徵拜諫議蓋葬十有二年而始以狀介其友秦民部
敬伯屬誌銘於不佞楨辱在鄉人之未知官公父子稔矣
志曰公初名惟德更名如舉字直卿其先行三自江右鄱陽
以元末避兵徙黃岡烏林數傳至守忠守忠子清清子政政
子封徵仕郎永富永富子福質直好義七十爲三老賜高年
爵配王孺人則公父母也王孺人夢麟入懷而公生小字夢
麟自少儼若成人塾師試以偶語敏而中比長善舉子業之
文所師陳公馮公黃公遜其能公益自奮夏席地冬絮裹脛

夜誦不絕聲二十九補郡諸生探窮往籍游思元微丙子己卯試兩見格蓋直指郭公讀其文以爲鈞深而近古揖之於庭口勞之仍旌其門後直指張公郡伯鄒公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甲午東鮮舉鄉試第三人歎曰力何可與命衡有孺子在吾其休矣與同志數輩締文酒社手錄唐人詩而擬之情景所觸題咏不輟疾革猶爲重陽詩一章信則人任焉制義一首其篤信好學如此事父母孝所受生徒月俸以治酒食洗腆而進之有所得果蔬非親嘗不敢先四時之服必備純麗子弟環侍陳說古今父母解頤抵掌也中夜數伺喘息小失節醫藥禱卜皇皇如不及父受爵通國人美公能子公謝不敢當旣而曰愛見其親則子悅非人情乎張筵酬賀者

浹旬且以奉親歡母疾時東鮮復患疹公不顧專意侍母籲天請代居喪哀馮而後立扶而後起哭無常時常聲者終其身事繼母張如母愛季弟共釜而炊四十年衣服器用擇其所善而爲之季弟子孝廉受室室隘不可容將析箸兄弟泣數日孝廉齟齬能文愛之教之如東鮮姊歸曹而寡生死於公平資從昆弟子貧者因能受業俾無失所凶年自鬻出金贖者四人配余程兩孺人父母兄弟瞻護尤厚姻黨知故拯饑寒救死亡甚眾自奉蔬食菜羹裋褐踰履不敝不更程孺人卒家復燬人所不堪猶賦詩自樂也平居立坐步趨不失尺寸對眾無媒言小人女子不假嘖笑料事成敗十不失一就之謀叩兩端必竭卽尊貴有過輒獻規子姓外甥則跪之

堂下媿之以辭傷其前事而悔過而後卽安從東鮮京師諸
貴人造謁謝不見郡大夫過存亦不出初治戴禮兼尙書四
遠負笈之士不問脯脩其不若訓雖年相若不廢夏楚門徒
薦南宮登賢書及廩於庠者官氏子弟殆半國中所僦居火
或謂其將嫁禍公盍聞於官笑而不應豪侵程孺人墓田倍
予直以饜之鄰構室其子壓死以爲訟端諭而平之其爲長
者類如此東鮮觀政大司馬遣書問司馬何政若何所觀所
觀何得邊腹要害兵食充訕將士情整俱若何必責對曰身
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不出此初授宛令手會典律令予之
曰祖宗道法居官謀斷具是矣汝曹平日有才臨事不無識
然掌故不習則疑畏生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家用

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吏治亦有之不讀會典諸書是也如
宛東鮮退食問其科條功課平反亭獄若干人以爲喜愠又
言宛孔道飭廚傳瘠下肥上義所不由然古者立鄙食以守
道路賓至百官各以物至重王事耳今之賓旅者何莫非天
子奔奏臣也致餼授館之不設是爲蔑官豐約適中可矣居
有閒病東鮮乞假不視事亟趣出曰奈何以我故令案有留
牘先一月召李弟暨諸子來令往江陵治木十二月十有二
日木至正襟而坐取筆牘授言震宜當事雲宜作人耐煩二
字謹識之某某有德於吾父母吾不及報其無忘二子泣呵
曰吾返吾初幸甚母怛化遂瞑其歲萬曆己亥距生嘉靖壬
寅四月三日年五十有八元配余贈孺人無出繼程贈孺人

再繼王程實生應震應雲震卽東鮮戶科給事中邦之司直也娶隆安尹宋德祁女應雲邑庠生娶儒士鄧蓋女孫五震出撫辰郡廩生娶蘇郡丞盧國楨女撫極邑廩生娶高平尹洪聲遠女撫邦聘平度州佐周啓孫子戶部郎之訓女雲出者撫蒸邑庠生聘曲靖郡丞汪守廉子太學儼女撫來未聘孫女二一字蘄州副都御史李際春子廩生扶一字蘄水戶部郎朱期昌子庠生朝熊俱震出壬寅十有二月十五日葬金羅山東鮮狀云少善病以父爲師未嘗就外傳旣冠且舉子不少姑息遠遊必偕唯恐失足旣痛母早逝不逮養父逮矣爲日幾何生平文學德行宜有豐亨而遺佚厄窮特甚晚歲逢疾備諸荼蓼凡數千言殆不堪讀稍節之而爲銘曰孺

慕其親要之沒齒是爲孝子千里迎弟與訣死生是爲仁兄子優於學惟父範模是爲大儒將子牧民民戴其賜是爲循吏一人之身備道全美足張楚矣年不登者以青衿終罔怨罔恫帝賚諍臣龍章在櫝旌此貽穀沒而不朽令德令名貴於九京史作銘詞樹之墓埏如山無騫

縣志

南國棠陰坊石刻

在縣治華亭董其昌書

縣志

雲起處石刻

在縣東門外有石鐫雲起處三字邑人易之貞書

縣志

鳳棲石刻

在縣東二里相傳張道陵煉丹成雞食之化鳳棲此因名今

石上有鳳棲二字明崇禎間理院熊文燦構廟於上今廢縣志

聖祖仁皇帝賜南夢班

御書石刻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三月

聖祖南巡臨視河工黃流安瀾

親灑宸翰

命總河尚書

臣張鵬翮

頒給羣工原任淮安府外河同知

臣南夢班

領得

御書唐袁暉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五言排律詩臨米芾行書一幅

夢班摹勒上石恭紀

聖恩縣志

生生橋記碑在縣北五里知縣李振宗撰

昔蜀費禕使吳諸葛武侯送之橋上歎曰萬里之行始於此
因名萬里橋唐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左右曰迎送之
地止於此故名情盡陶題詩云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呼為
情盡橋今日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遂為折柳橋云
邑之郭外北街盡處有橋邑之長幼尊卑以及官茲土者咸
憩於此街盡於橋名曰盡街而不知萬里之行方始於此送
者迎者綢繆繾綣之情方始於此也矧盡街云者文不雅馴
余思有以易之思夫盡者生之始也陰盡則陽生冬盡則春
生夜盡則旦生因改名生生邑人不以為不然新斯橋而立

碑焉今而後邑之長幼尊卑之往來於斯也夫豈無睠懷魏闕而生忠愛者乎豈無繫戀庭闈而生孝友者乎又豈無題柱進履而生用世之心洗耳濯纓而生潔身之志者乎而官茲土者則有觀荷鋤之苦辛覩力役之艱難而生父母斯民之念以至贈行送別勸酒賦詩而生如蘭斷金之誼者等而上之而刺史而觀察而牧伯而大中丞之或至於斯也采風問俗而恤殘黎憫勞吏之政生焉是猶外焉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是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如生何如生何余猶欲於政治之餘與二三父老同登橋上以畢其說覽斯文者毋迂視此言哉

縣志

石雲洞石刻在飛虎山側邑人徐本僊書

本僊解官後棲遁於此最上有太上宮石壁鐫鳶飛魚躍四字每字徑數尺

縣志

麻城縣

梁

魏毛玠神道碑

在花橋麓梁大同九年彭城黃斌立

縣志

唐

天寶鹿園

詳集部陳大章天寶鹿詩序

五代

南唐摩崖碑在龜峯山側俗傳唐元宗駐此

案五代史南唐李璟稱帝於昇州諡元宗麻城為其屬邑則

碑係南唐所建無疑非開寶之元宗也 縣志

宋

新修浮圖記碑在縣南二里塔兒橋

蓋聞聚沙為塔證□位於金輪祕像成□貫□空之玉宇令
□崇厥勝事□□有弟子陳志□科淨□建此□□□伏
□於淳化五年在東京□咽喉□□□□乃焚香□
佛□保安和併□□眷屬□□□□將麻城縣□□有
地命□□匠造浮圖□□果蒙聖力□遂全安是以不負
初□邵徒□□庄田爾自□□果□願因佛力恆矗立以
無疆祈冀名光永固茲于不朽時□設齋嚴贊鐫石靳銘□
□□之矣咸平二年己亥歲正月丙辰朔十五日記 金石存佚考

龜山石刻在龜峯山石壁上 並詳古蹟

縣令張毅因祈雨游山適江西進士吳與弼在此住山僧圓

喜熙甯二年七月立 縣志

合掌石蔣著題名在龜峯山

熙甯五年春三月邑大夫張仁甫嘗約游龜峯不果冬十月

圓喜師長老靈跡話別於合掌石前江西進士蔣著題 縣志

東坡詩石刻

在天井山東定慧寺內 縣志

陳季常墓碣

在杏花村側明嘉靖初有發其墓者見石碣輕車都尉趙伋

撰文宣義郎邵伯溫書丹 縣志

九螺山石刻

張慙自號九螺山逸人因題詩鐫石壁上縣志

龍王堂石刻

元祐四年通志

道觀山題名

紹聖四年通志

道觀磯題名

大觀四年通志

五腦山題壁

政和六年通志

烟霞井左題名五則井在道觀磯廟右半里許

壬戌三月上巳日陳康伯攜家遊此

元祐五年正月晦日建浦黃權思正遊四子尙高尙局侍行

李志口遊此紹聖四年九月十九日書

大觀四年十一月亭川陽口載酒邀口來遊口

大元泰定丙寅歲徵仕郎麻城縣達魯花赤口守臣馬彥口

劉宜之口俱金石存佚考

道觀山白水巖井右題名一則

吳季堅攜家遊此口己亥清明後一日金石存佚考案王

代有詩詳山川內道觀山

什子山斷碑

端平閒徙治於此存有斷碑數石字皆漫滅不可辨縣志

元

五腦山題名碑

至治二年縣志

道觀山摩崖詩石刻

在歇馬亭曲水池上詩為達魯花赤馬兒蒙作今石剝蝕無存縣志

明

儒學題名記碑

在縣學明倫堂西莆田柯潛記成化四年戊子四月立縣志

東定慧寺大鐘

相傳下葛川山飛來鐘腹鐫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孟春月立

縣志

世宗敬一箴

在縣學明倫堂西嘉靖五年丙戌六月上石縣志

龍集縣碑詳古蹟

銅斗巖凌雲寺鐘

案縣志寺蓋元末邑人張評事學親建鐘腹字凡數百可辨者惟光圓寶月隆慶二年江西冶匠□□鑄數字而已

福建少參曾公筆山墓誌銘太倉王世貞撰

始余入為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者閒與余屈指天下士而曰有曾公曰宣者其人哉問所以知曾公則公嘗識峻伯公車者也蓋又垂二十年而與公之子孟麟遇燕郭招提中公

沒已五載而孟麟時語余曰敢以先子之不朽屬余謝曰無
已有峻伯在是而公所知也亦能知而公者也其明年而峻
伯沒又十年而孟麟具書狀以介弟嘉袞走二千里而拜余
山中曰爲先子卜壤而弗兆以偃蹇至歲之辛未而始兆也
乃又不及誌銘不幸失峻伯矣幸吾子在而以十載之成言
請其大貺之不朽余又謝不獲辭乃據狀而誌之公諱燧曰
宣其字嘗自號曰筆山故宗聖廟國公裔有自武城避新莽
而遷廬陵者爲廬陵人明興有仕黃守而家者其名文遂爲
黃之麻城人四傳而啓以禮經魁其鄉得犍爲教諭以子大
有貴贈邑令卒而祀鄉先生社季子鳳陂公大顯由進士拜
給事中廷劾中貴人瑾拜杖謫遠郡幕以直聲聞天下歷四

川布政司參議以卒祀如犍爲公鳳陂公娶於李舉公甫六
歲母李卒公出就外傅日記數千言少最敏能文從鳳陂公
宦游慈谿姑蘇已又游南都三邦號儒術藪而公遂能薈最
其勝歸試於學使者四而四居首張文定公奇之曰是子也
材可棟也公以壬午舉鄉薦明年遂成進士授河閒之獻令
公所爲獻善狀最夥而其大者輕重論罰以穀贖民不病罰
而庫穀盈懸信格募擒巨盜以次就理里豪有躡蹠民憤
跳踞樹罵豪中之石墜而隕監司欲寬之謂隕墜耳公曰隕
墜固當誰石之而使之墜耶卒抵豪死公旣著能吏聲自負
以不輕折節而又念其父鳳陂公病會御史某行部數目攝
之公笑曰彼謂其難去令耶卽拂衣歸侍鳳陂公融融如也

御史意不自得而邑民迫得公爭噪於臺於是都御史錢公如京與御史合而檄致公鳳陂公乃促公行至則益自勵斤斤三尺御史更愧慰薦之矣公滿六載始召得南京刑科給事中將有言持鳳陂公服歸服除補兵科給事中尋復持繼母張服歸再除補故官遷戶科右給事中會當大計京朝官而以公強正特調改吏科公自是益發舒言事無所避霍文敏韜為南禮部尚書疏欲責六科避舉公持故事繩之不以霍公賢重假又嘗上書譏切貴臣用事者翊國公勛而其以戶科左給事中視京營則直劾懷甯侯瑛罷之矣公所言營務四事若掄官僚實行伍嚴採練飭賞罰軍中至今稱之尋轉為兵科都給事中上將南幸楚展謁顯陵二三大僚暨臺

臣爭之弗得而諸給事默默推禮科禮科之署辱莫敢發公奮然曰天子輕萬乘出巡幸此豈獨禮科責哉乃率其僚抗章謂陛下孝思與大舜媿諸所經畫行留亦曲盡矣太子監國尚屬襁褓六飛在途還往疲頓南土卑溼疫癘時起又聞漢沔之間比者無歲編氓流亡突烟時斷今清蹕所臨法從虎賁供帳糗藁何所措手林棲草伏士餒馬瘠隱憂誠萬萬不淺也陛下毋牽一人之孝而忘忽宗社萬世書上不報遂以扈行屬歲祲而河南餓死者枕道上公復再疏請賑之下有司匿其狀上顧左右請賑者又哢耶啖殍為誰今復安在會禮科給事中戴公嘉猷歸自使所使其副馳疏請上速回蹕上怒甚俾下詔獄以待大駕還併公與同疏者李君逢周

君沅謝公廷蒞皆下獄杖謫一時翕然稱青瑣五諫云而公得廣西靈州尉未幾遷江西進賢令靈州遠外非人所居地而尉最卑散進賢故巖邑然令劇易困公以貴臣挾重聲居之中無所厭薄其治辦略如爲獻時而公牘暇則緩帶褰衣延諸生談推今古不倦俄遷温州府同知中道擢四川按察僉事其政專屯鹽方欲有所爬刷而以入賀萬壽行既至而貴州撫苗之議起當設一參議駐銅仁控之羣公顧謂曾公治營務亡害非公莫可任者遂擢以行而足時撫蜀都御史不欲言其名以吏科都給事中尹君相論劾罷去尹君故與公同鄉且同署而名爲最相善都御史甚望公曰疇入而子爲我地邪必是子也齟我者旣得代卽論劾公以僉事聽調

歸公歸不復有仕進意凡七歲而時相張文毅治故善公而又直公以書勸駕公造朝而張公已卒僅得廣東僉事公所轄廉州有珠池凡官採珠所役使蠻人死傷不可勝計而珠直不當費十之二大約以利姦人橐而已屬期且採公奏記督撫司公廷爲疏止之廉困以蘇又條上廣兵力益戰艦禁海船留守臣諸事於臺皆報行而嶺右徭有剽庫金者公又上防守方略右方伯劉公采見而心服之曰天下才也而公鄉人韶守鄭重威者以公事與兩監司持不勝遂棄官去御史蕭止之不得兩監司亦愧止之不得而俱屬公以解公乃爲婉辭解鄭始留然其持初議益堅而蕭與兩監司謂公實右之以語後御史郭郭故撫蜀都御史鄉人也忽憤咤曰是

夫也後先以鄉人重我獨無鄉人哉會公遷福建左參議行
遂媒孽諸影響事疏罷之公既歸絕口不復及所以唯闢園
池召故所善爲文酒歡務爲德於宗戚鄰里而已漢陽一司
理來署邑篆榜薦紳交際禮於門屏公歎曰以吾從大夫後
哉謝病不復通而司理滿三月官代客有贊公文以餞者公
曰司理日約束我曹而文諛之得乎且三月政成胡易也司
理聞而銜公構於上官郭察公居鄉狀不得而止公性不食
酒無奇衰好自奉若儒生旁通皇歷堪與家語而尤喜治博
士書至老愈篤其爲給事而與會試事典史而與鄉試事所
得多知名者公年七十三一夕以無疾卒元配喻贈孺人繼
配梅封孺人子某孫某以某年日葬于蕭園之祖塋狀則吾

郡王百穀所撰也嗟夫父子更代起甲第爲諫臣以諫獲罪
而名俱起之不亦奇哉夫鳳陂公之諫犯所必不可犯之人
而公之諫挽所必不可挽之事此未有不立隕者也然天威
甫震而霽繼焉猶獲以一官效遠外及其繼也天子不修怒
而修怒者都御史御史也奈何使公父子而以一參議終哉
夫舉直憐才者大臣職也是何天子之廣而大臣之狹也且
夫以藁爾令而攝衣歸臺猶知挽之及其崑然名憲臣而兩
推之使去也又何昔之難進而後之易退也然孟麟輩之爲
公不朽計固失之峻伯而得百穀公亦可以瞑矣因銘之曰
是惟南楚之珍世稱直臣龜山嶙峋麻溪齋淪我勒堅珉以
風子若孫毋忝其人

縣志

陝西按察副使黃公萬巖墓誌銘太倉王世貞撰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余蓋讀黃公狀而歎之黃公楚人也楚自嘉隆以至萬厯蓋有三貴臣其所繇貴不同然其力皆足以登顯天下景從之士而於其鄉人所援植尤切而黃公最其鄉賢者而又爲鄉人不難使之知而難於不使之知其究不難使之忤而難於不名所繇忤公眞賢者哉眞賢者哉黃之先世家麻城里元末而有武益者佃儻負材略率子弟萬人據險以遏寇亂時名其堡曰萬人巖太祖下武昌乃夷險籍眾而上之帝悅予以官弗受請得隸宿衛遂補錦衣緹騎校建文中從北征以戰死子克先代而從上都北平宿衛世世不乏暨數傳而爲子華推其籍從子而還麻城有

三子長曰琦舉楚鄉魁叔曰璫是爲封公奮身請於父荷一戈之緹幕起賞爲俠伯乃治甲第多游大人以成豪英聲晚節家稍落而所配胡宜人孕公時封公夢貴人襲金紫入其室小閒以一琴鶴去寤生公公生而穎異強記稍長工屬文封公以謁廖學士道南學士大奇之曰吾輩人也三年盡得其學遂補順天諸生應試娶武宜人時甫冠云又三年應試則視學林御史者其爲吏刻覈謂緹騎不當補順天學悉繫治之公與焉林御史遷去經後御史始得釋而竟以是阻試又三年而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所對策剴而文故相張文忠公奇之擬甲第薦而懼失上旨寘首次欲緣以收公公謝弗往乃僅得刑部選爲雲南司主事任職無害亡何張昌公

鶴齡與蔣都督相齟齬張爲蔣所持僭擬狀下刑部當公讞時以蔣所主章聖而昌公則昭聖孝宗弘治后也武宗正德之母世宗嘉靖皇伯母也勢以陰詘恐不能無上下公毅然不可具獄上尙書爲請之昌公乃得解蓋又久之而始扼其他敵以敗敗而猶亟歎之安得如黃公雪我而林御史時已遷中丞撫順天坐誤鬻宮人下獄復當公讞始林公心知公故劾憂之甚公第弗見而陰戒吏勿侵軼之僅以誤論獄上得免辟旣出獄修諸生刺以謁林公且媿且感曰我目故無珠公殆長者公治獄旣平潔廉自律聲稍稍著西曹而會中貴人有所訶殺人者少年以詔送部理就廷尉評而逸之中貴人挾以恐喝曹諸郎咸縮首弗應公曰吾詣中貴人白狀

彼且奈何公以一刺入中貴人倒屣出執公手曰吾幸識先生先生所謂不受一錢劉寵耶當爲先生任之亟爲捕得囚歸之部事竟寢公用考最封父母遷浙江司員外郎以胡宜人喪歸服除補河南司遷山西按察僉事所治太原爲王國諸宗室子侯爭民田而訟者王右之縱無賴子尾前僉事趙而咻君至一切付三尺無所依阿王更媿謝約束不謹聽公所理晉人大悅嘗以秋行雁門等塞修城堡簡騎士嚴斥堠又多募死士閒優以金錢俾探鹵所向而待之制府倚公若金墉而會復以封公喪歸服除補山東甫至有傳鹵會殫林當大入入必窺臨清者臨清爲南北孔道漕艘商橐悉萃外郭中丞曾襄愍公銑與公同年素才公屬之城公與一二大

僚分版築晝夜趨事如期成而大雨水溢城輒隕葺之隨復
隕公策曰下必有伏淤也即隕處發土丈餘而淤見乃去之
多募民間徹缶實之灰而基之城始不隕會公以公功上增
俸秩一級屬歲祲民苦饑公請於臺發庾粟出贖鍰以賑不
給則勸勞其饒者貸以償而多市二麥種躬自程督毋廢秋
民得以無殍死明年麥大熟其半皆雙歧而七穗吏以歸公
公曰天也吾何敢叨則請問之朝公曰昔不聞災而今聞祥
豈吾任哉蓋前藩有以嘉禾麥上而得賞者比比矣單大豪
李淵玉醜其妻故使其飼鷹者臂鷹而飼之臥內一日忽併
殺之以雙首獻於官官謂其格合亡以罪也凡三歲而邑大
旱公行部刺得其狀立論豪死雨應時澍而長清令趙故貪

而挾奧援又以馱馱得上官心公廉其實逮治之獄具獄凡
三上而臺三駁弗為阻左使故善令乃置酒與其寮要公且
醉而從容為令緩頰公即拂衣去會有遷命乃得解時學使
者闕公攝之所識拔如許左史邦才谷司馬中書輩皆知名
士而屬大計藩臬之在棘者皆被逮獨公總攝二司與諸道
篆以更日往吏環案聽署者趾相嚙詣前庭受讞束約肩踵
亡所容公應之沛然晝晷而散咸咋指稱神明而公之遷也
為陝西右參議分治商州亡幾而制府議城花馬池以公材
且於臨清著特檄使偕一二大僚往大較操畫如臨清其嚴
倍之城成而公遷理一切以清靜簡約因俗為化時三原馬
理先生避地居商與議經學政術相推重商故鮮科第公進

諸生授以程式又助之膏墨費是歲有薦於陝者尋累累不絕以旱禱雨雨隨降以虎暴詛虎虎就擒樵者得白鹿獻公擾之圃馴若家畜然或謂當進之朝公曰是又且以瑞麥嘗我毋如我駭何秩滿進按察副使飭甘肅兵而河套之議起蓋曾公自山東來開府好邊事以倚公而公持重與議不合無幾曾公竟得罪而公時邑邑不樂上書引疾乞骸骨太宰聞莊靖公惜之知公意決乃特請爲予告痊日有司具狀取進止蓋異數也公爲人果毅任事有氣力居恆謂業已致身爲縣官不復能顧私志取必達然至於體究幽鄙所便否恆恐其拂之士大夫居閒從謝絕顧其酬酢詳懇宛致不敢以失意望公所蒞必有去後思而其治齊魯及漢中最久既遷

去送者哭頌道不得發相率尸祝之其於潔廉則天性當登第而猶子之壻馮累貲巨萬請以千金爲官費公謝曰下士費不百金幸自足辦馮固請乃受一羔裘服之至老不更易兩居喪屏跡田里於公府無所干請而其最後歸子子單車垂橐乃脫身尋故田廬課僮奴種蒔自給一椽僅蔽風雨而性好遊佳山水筍輿傲以草藤束之鄉人見敝輿而束草者爭出指詫曰此吾黃公耶而公不時具輿則策蹇蹇不時具則杖而步遇所會心處連日夕不歸或要公者以惡草具進甘之若太牢卽盛水陸窮珍異徵聲選色以薦推去弗御也監司下教守守下教令令布幣贊羔羹公一垂顧而公有城市戒不可或屏干旄以輕騎從公田閒匏壺載酒芋菜載肉

清言竟日無倦色給事王三宅爲令時造公問政公亦虛心應之一時以神明頌王令不知其得之公居多公家貧不任施而好之不己族人迫催科急則悉其橐裝代償之而徐聽復曰毋使而曹有匿稅名毋使官有魚肉而曹名歲祿則貸母錢貧民而不責其子逾期察其不克償者召而焚其券以爲恆鄉父老戒子弟汝曹好爲之毋使黃公知也公嘗以寓橐於他富人而盜據之得公封識不敢動曰我何以貽黃公憂公之拂衣年方四十五氣壯盛固已絕意進取而三十三年中所謂三貴人者少師恭誠伯之弗論然與公近里聞其所欲得御公何限彼太保忠誠伯鷺而市名人也使公不惜一薄蹠音響應矣太師江陵公萬歷時首相張居正湖廣荆

州府江陵人也子懋修中萬歷八年庚辰科狀元柄國時公尙未篤老而楚人無不以公爲兩陵祭酒甯不欲召致公哉公視之均弁髦也予故曰眞賢者哉或曰公固忘世士也乃予則謂不然謂隆慶之初元大有登進而吳尙書嶽劉尙書采嘗薦天下材臣四而公兩與焉前是太宰胡公松而後太宰楊公博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皆公同年休休臣也相顧而稱奈何先黃景文公作景文者公字也業旦夕啓事上矣公聞之曰用吾身必先吾言乃草封事數千言上之大者筴漕河開互市均賦役節上供御將相遠姦佞與久任守令調停藩宗復新建伯封而先以抵楊太宰葛大夫相與計曰上悉之且叵測卽上弗悉當塗之謂何因沮弗上而用公意亦緩

公歎曰已矣吾固知非二子所能慮也始絕口不復言世事而課其子若孫習經術俾起家由此觀之忘世非耶公於將相大臣喜稱郭汾陽於隱逸喜稱陶元亮邵堯夫於文喜稱韓退之而所自構撰文若詩則閒有類東方曼倩李太白者於後進推耿中丞定向中丞後公二十年而按部漢中聞其士民謳思公若新歸而造公里談必移日歸必歎曰公豈三代以下人耶公以萬曆己卯八月卒逾旬而孫圖舉於省為第一人又四年而手具公事狀累萬言益以耿中丞所論者而謁予俾志墓道之石公諱卷嘗感其先武益保障勳而署其號曰萬巖所以志也得壽七十有五年與配武相莊至老無他婢媵生七子余以萬曆初觀察楚監試事二月遷去亡

何持節撫楚之西北邊去公鄉遠第能一識公之姓名為賢者而不盡究又弗獲推轂公今者得之中丞之論著覈而圖狀詳為誌而銘之銘曰生世七十有五年用十而三歸勝之焉舍我者我終舍者天天欲完之人曷能權鴻既冥空龍或在田逸民良臣莫公敢詮總而歸之曰賢

縣志

周魯山先生墓誌銘太倉王世貞撰

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從饒之鄱陽徙於黃遂為黃麻城人受七公生希孟希孟公有三子次子仲旭以子河南道監察御史鑑貴封如其官鑑之為御史也雪閻左冤抗論輔臣之首循直聲振天下仕至山東按察使有子洙為儀隴令以子山西道監察御史廷徵貴封亦如其官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廷徵爲都御史與中貴永辨甯夏功強出爲江西按察副史
廷徵有二子都轉運使載西安同知戴季則今魯山公也魯
山公之謝郊事歸無何而以大鴻臚卿宏祖官廣東道監察
御史最封如其官周氏六世相承而稱六御史其二實爲御
史皆能以其最滿考而三皆生受封天下之搢紳世家豔名
之以爲難及而魯山公之自太學補吏部選人而得郊也鴻
臚則已成進士司理吉安大呼而謂曰咄嗟余所慕者於古
得范文正邇乃得劉忠宣所願爲執鞭而今困一丞弗振矣
勉之哉汝尙可以爲吾所爲鴻臚頓首受教旣而曰志伊尹
者何人也吾奈何遽自棄遂之郊甫月餘而巨盜百餘晝劫
王兵馬掠其帑報至令膽奪不能語公前請曰令惟守藏當

第以兵授丞丞任獲之遂疾馳行劫所而中道悉具精銳百
人界一裨校曰賊必從某道出走某道是皆負重可徒手縛
也遇而巽悞不擊罪在汝賊從他道逸罪在我旣發而身從
老弱張旗鼓尾而脇之賊果負重走某道伏發皆就擒可七
十餘人兵巡僉事林騰蛟聞而激賞之曰孰謂丞一書生而
不堪大將耶無何令病死遂檄公攝令令事秩秩新矣而分
宜相之私人鄆中丞者不解臺務而理天下鹽法以挾重故
呵喝諸御史諸御史盡茅靡郡邑無不羸金奉少者猶數百
金在任郊吏以所見聞請公歎曰丞惟一身有婦耳何所得
數百金第令供饌腆潔而無帷幔筐篚之飾鄆至大失望乃
出二故篋付尉緝之公曰此欲借以爲名耳陰備二新篋以

侯尉入而以所緝二故篋見鄆大怒蹴而破之使呼公入盛氣謂曰丞無耳耶不知我當亦知御史吾奔走吏也而敢傳客遇我卽敝篋之不能新而使委臺牘於草莽公陽謝曰嚮者不以屬丞丞飭新篋二不敢遽獻逡巡二篋入鄆顧視篋則新也而中枵然愈失望然無以難之笞尉二十而去於是林公聞之益激賞之曰吾屬州邑長三十也而僅一周丞男子何寡也當是時不贏金者公與林二人耳林以名御史失分宜意出補持風采益峻卽青綬而下不敢望一顏色而其禮遇公若眞令愛公甚於昆弟臥病且死後事悉以屬公曰吾不欲死齷齪吏手也公自是賢聲愈藉藉會令至遂改攝宜陽令已攝盧氏已又攝鞏公治鞏之旬日行獄得一老吏

當成者洗沐飲食之曰以一邑大事報我我能寬若老吏叩頭曰左藏贏金三千無知者請爲公壽公乃召三博士同入藏閱之得金具以白諸司後治鞏復得左藏中羨金五百蓋大家與吏謀將入橐者亦以白諸司後先充縣官用時張莊僖公景明撫沐具其事獎公且謂公實心實政云其最後攝宜陽而郊令復闕郊父老泣請於監司曰周丞故吾丞也奈何不以惠郊而惠宜陽宜陽父老持不可曰今幸宜陽有之奈何復奪而郊監司謂郊父老直遷公郊郊賦繁而故有荒額二千石當蠲第悉以遺薦紳大夫及博士弟子司府椽吏之豪有力者民代完額困公廉得其狀乃密以白後兵巡趙公請悉歸之寢邱趙公大喜還語郊父老益大喜而諸薦紳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大夫及豪有力者爭啐趙公迫則曰周丞爲之我不與也議自是格公乃浩然歎曰天乎令林公在直反掌耳遂投劾歸邾父老哭擁車致不得前公之歸麻城也邾父老歲候公誕以車載棗柿酒麪造公而壽焉公戲謂余故不負丞丞今者乃益不負余始公生二歲而江西公捐館尋二母相繼歿公起孤童自樹立由諸生涉太學上舍有經術聲試順天不利而後棄之居恆痛不獲識江西公見都運及西安二兄猶公也所以事之約略如事江西公終其身無違色所與宗戚丈人行者事之小者弟之更小者子之材者拔之急則左之難甚於已尤慎然諾敦氣誼一諾斷金卽生死易其孤孥若歸矣善決策成敗嘉靖中郭翊公勛得幸上貴甚里人有欲

借而得官者公時尚少爲度之曰翊公固材而驕上欲自操太阿柄奈何狎而弄之夫以驕臣事英主未有能久者也其人至國門而翊公敗公好稱說直節士嘗得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相疏手錄置袖中時時取讀之經歲其文悉磨滅至老猶能擊節朗誦一字不遺鴻臚公之爲御史視南畿學其轉副使視福建學而其謫也實以御史時論新鄭相見中故歸而請罪膝下公笑曰若高祖持首輔循祖父抗中貴永吾憾不得身親覩之今幸覩汝且汝非坐私譴謫何罪也第吾所用望汝以文正忠宣二公者殊未旣也勉之其後仲子宏禴以進士爲起部郎文學議論有曹署閒聲以欲論諍江陵相失具草將上而爲忌者中謫歸而亦請罪門下公復笑曰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若能如若祖如若兄何憾幾事不密則害成慎旃哉汝從汝
兄而趣文正忠宣者猶有地也今姑就我且夕耳蓋起部侍
公之三月而公屬疾卒距其得謝邾事餘二十年絕跡不入
城市於俗儀酬酢多所簡略惟弔喪問疾則不廢卑幼春秋
祭掃家壠則不避風雨故工爲詩其警語有云晨林弄秋色
微雨落輕寒以爲何必滅柳常侍晚好習養生誦岐黃之書
而悅之遂廢詩曰奈何劇吾方寸共筆硯也謂鴻臚起部此
事亦付汝曹矣公諱鉞字汝成娶於汪累封太安人有婦德
先公卒丈夫子四宏祖宏禴宏裕皆汪出太學生宏祔貳王
出孫男八女三卒壽七十有三葬某所鴻臚與吾弟懋同年
又嘗董吾畿學政而爲司馬請卹也則時時稱神交矣起部

之以文字知尤久鴻臚乃銜卹具事狀授書走起部三千里
而乞誌銘嗟乎余安敢辭獨念公有子而貴稱封公以老壽
死無可憾矣所少可憾者縣官以格持公露公之穎而不盡
出之也雖然公之丞邾其人不言令而言丞歸麻城其人不
遠千里而壽公於麻城里亦安能限公哉銘曰直臣之子直
臣之父公於其間不愧仰俯出爲循吏歸爲鄉先生尸而祝
之誰云不應噫嘻不泯者銘名公名者銘縣志

梅少司馬神道碑福清葉向高撰

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文武恬熙北寇貢市邊塞人不知兵
壬辰春二月甯夏鎮將唃拜子承恩劉東暘等殺巡撫黨馨
據城以叛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辮髮改服分道句寇

寇數犯玉泉花馬閒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緩師
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梅公爲監察御史昌言於朝以謂賊
勢已成畜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句大寇內引叛
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眾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
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攜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
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
甯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嗜賊降
人雜類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
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
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臣
不知其所終也神廟深以爲然朝議方憚兵又憂李氏跋扈

不宜假以兵柄眾懼恟恟給事中王德完遑遽自列曰臣所
請收錄豪傑非謂李氏也異時有變幾得無連坐公歎曰人
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復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
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閒罷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
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
卽別爲調遣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甯夏同心
討賊賊知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
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卽
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
之罪貽累他人也上以成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其子如松軍
以往公初謂總督魏學會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

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共死甘肅
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會功代其位而忌
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釣誘閒阻百出公旣受事而西事益
難言矣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
跨馬督戰礮碎公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
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礮之城上公憤盈上
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
士卒激使僂力同心以報陛下不能協和而反致疑忌事至
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閒
西事不大壞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上已先入夢熊蜚
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會遂以夢熊代非公疏指也夢熊旣

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劍又奉屢旨申誠侵越公以
忠赤風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
感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旣而感激
踴躍願爲公死夢熊見公豁達推置亦少安之旋而受絛鍬
於公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曰絕句寇曰攜脇從曰用水攻至
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賊
不能突出寇不能闌入是我以隄爲長圍也七月隄成凡千
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佯
乞降堅守以待寇寇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
公夜舉火趨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寇大敗
繞賀蘭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寇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句著

力免也賊絕望寇至梯城而下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
恩東暘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
諫欲前公眈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逡巡納刃屈腳下拜城
上下礮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觀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
曰梅監軍真天人也九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
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
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
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
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
下賊據大城以守謀知賊黨攜貳遣南關民李登往閒呼氏
殺劉許自贖會劉東暘先疑土文秀偽病誘殺之承恩殺許

朝畢邪氣並殺東暘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
而人不僂一人或說公盍殺降人以應封率公曰事定矣妄
殺何爲賊劉許呼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
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歲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
靈州馳至封賜劍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
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骸骨撐拄金帛狼籍道路公即日襍
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暘朝首級皆燬夢熊將
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
公笑指其頸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將
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陛下也朝右皆右夢熊以首功論公
陞太僕寺少卿遇邊撫推用蔭一子錦衣衛百戶而諸將士

從公效死力者多不得敘嗟呼西夏之事難言也督師駐二
百里外置酒高會遙制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袴褶親受
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專其罪無閩外之事權有
朝右之謠詠左枝右梧前顧後視不察睨眴不動聲氣陽就
其寵挫陰墮其機牙王誅以成國體以全斯爲難之難矣明
旨戒侵越也公奏疏曰人之侵權必有所爲或爲貪功或爲
尊大或爲受享以臣爲貪功事定之日首敘督撫次及大將
次及行閒之人監軍之官卽自居其功欲何爲耶以臣爲尊
大臣與士卒爲伍倉卒聞警躍馬疾馳將領效力則下拜而
謝之士卒有謀則執手而問之可謂之好尊耶以臣爲受享
日夕舖糜自買柴菜居處營中累土爲榻以蒲代瓦風雨時

至擁氈自蔽木板爲几案瓦盆爲頽器夜無然燭引燎自煇
可謂之受享耶臣所以奮不顧身甘冒賊鋒者蓋見人情時
勢之難甯死於賊以明報主之心不死於讒反爲任事之戒
臣之微軀誠何足惜恐豪傑之士見臣受禍皆懷明哲之思
沮效用之氣非所以風示天下宏濟艱難也賊平之後抗疏
爲舊督臣伸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身乎吾願與魏
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
役與將士緣梯蹴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閒慷慨循玦
而歎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公之辭恩蔭曰
角巾歸里口不言功使天下後世知臣一念樸忠非有所爲
則臣榮多矣公以一指視一身以一身許君父雖通侯胙土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視之如浮雲而貪功攘善之徒顧欲以腐鼠嚇之不已遠乎
西事甫竣我師有東征之役兵結禍結首尾七年而西陲晏
然我得以一意東略公之功於是爲多天子心知公能有意
大用明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陞兵部
右侍郎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又三年以父喪解任歸未
起而卒故吾謂萬歷中龐臣碩輔膚公扞城之臣以公爲首
而公之得以成功者以神宗之明知之蚤而任之力也公諱
國楨字客生湖廣麻城人大父諱吉安治己未進士爲惠州
太守有惠政夫婦皆百歲父諱汝觀母陳氏生六子兩世皆
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妣皆淑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
四補博士弟子二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挈家居長安長

安中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奇節一旦盡出公
下閒拉宿將健兒遨戲近畿貰酒呼盧走馬角射衣短襖
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
萬歷癸未與仲弟國樓同中進士國樓選爲庶吉士公知順
天之固安縣刊落教條蠲除贖鍰闕略簡便務得民和中官
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懼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
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趣鬻妻償貴人責
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
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嬪去民夫嬪不知也
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
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參立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悲咽卒毀券而去其馭輦轂貴人多所操縱裨闔不名一端其大都如此公之母臥病國樓邸舍公自固安跨馬入省鄉人固止之公流涕曰吾豈以一官易吾母乎入侍湯藥者月月良已而後去人亦無以難也暇日輒較射每就射所決訟錯落數語立遣去歲爰書奏上才三四通入覲乘駿馬插弓矢從蒼頭廬兒沿途射生逐兔箭聲叫空如餓鴉他邑令引車匿避問知爲公乃大驚其儻募闊達不拘細碎皆類此也公爲人奇偉變化權譎機警曉暢物情闇合兵法軍抵甯夏通賊法嚴城堡皆晝閉公大弛禁令軍中與民相貿易米鹽騰涌軍實不乏公曰吾平夏州惟此可以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礮聲地漾漾如乍雨著塵一將曰此礮所至也急牽公

避之公曰子母礮中必有母是礮皆子豈舉礮者不肯爲賊殺命使乎後果有內變南城下命急塞北門賊果從大城來攻不能奪角樓火發礮矢雨下公曰無恐我軍誤爇火藥耳許朝能賺我死乎已而果然我軍疾攻大城賊縛南城人妻子親戚寘長竿上居民皆痛哭公使人傳呼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妻劉東暘之母矣賊遂解縛南城始安公在雲中某王方款塞一以安靜御之一日忽大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數日得寇謀寇欲大入以有備中止揚乃服扯酋遣人送精鐵數十劬曰塞外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爲劍銘曰順義及某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弗與出劍示之曰前者某王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

爲也寇眾大譁歸怨拉會拉會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鑊王畢邪氣者寇中知文法爲閒者也同諸部來見公謾之曰汝非王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叩頭自陳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閒寇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馴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叩頭感泣自是輒輸寇情以告公以恩信待寇時其撫賞恤其凶饑每延見寇酋傳呼聲誓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家人寇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寇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襖兒殺其講事八十三人寇大人殺掠延撫王用賓媾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解其爲諸寇敬信如此公在

兩鎮弓矢皆親督製寇中號曰梅弓梅矢每燕會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召諸將較獵不及者罰大觥比耦而射易器而飲弗問也張進諫者萊人也力能碎鐵石執槩不去左右每變服夜巡城壘暗中遙辨人影必進諫也公死進諫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矣未幾亦死總兵張臣道經固安公致餼加禮張異而致問公曰棒槌崖之捷殺寇數千人我物色公久矣張拜伏大哭曰某血戰一生受文吏抑沒今願爲公死矣公之能知人得士奔走豪傑非偶然也溫陵李卓吾通人也好談王霸大略西事起歎曰天下之兵始矣旣而曰客生往矣必能辦賊公呼公安袁中道爲小友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求友爲言公遺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

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顯靈公古柏
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許
人晉陽庵有唐鑄觀音像沙窩井水葛道士毬順城門老中
官射此余十年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袁嘗語余海
內有偉人二一爲公一爲通州顧司馬養謙而惜余之皆不
及見也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卒於正寢享年六十
有四訃聞贈官賜葬如彝典於原廕加一級世襲某年某月
甲子葬於白畝之原公之配劉氏封淑人生男浩然早卒女
六人長女爲大金吾太子太傅劉僑母四女適吏部尙書李
長庚側室亦劉氏生次男之煥一名嗣勳公沒十餘年猶子
之煥繇諫垣歷邊撫功名志節赫奕相望之煥道公行事爲

詳又言之煩之稱爲公子也之煩書來請曰先公橫身許國
勞深賞薄進不爭功退不言祿先公之志也夫復何憾惟是
夏州之役先公曰隄水葉曰填土先公曰急攻葉曰緩師先
公冒死以戢亂葉坐制而殺降截大寇下南城馘羣賊皆出
先公隻手葉無一焉而萬曆稗史記三大征者見聞單薄援
据錯互舉艱危者定之績胥歸甚閒害成之人如信史何如
國論何且夫先公旣口不言功而敘功之典遂因而欺枉失
次無功者乘軒而世賞血戰者負戟而長歎功罪倒置豪傑
解體至今疆場之上有朝廷負人之歎在此役也先公墓木
拱矣有麗牲之石在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
史修廢典胥於是乎在夫子其無辭余曰諾乃敘而銘焉銘

曰神廟初年四海乂安風清浪偃如海安瀾西陲雜種負鄙
為災魚蝦跳擲海水羣飛皇曰往哉汝監軍事戎服督師惟
汝之志堂堂梅公矯矯如龍星馳城下決策軍中師圍蔽鳥
寇援絕蝮長隄雍河賊在釜底狼搏豺吞交口并鬻整兵頓
馬我刃不血奏囊橫飛血指沁漉手提銀夏以還九服錫盾
雕戈鈴柝萬里名王入侍窮廬外徙於皇神廟德侔蒼瀨擾
畜羣龍在我池沼養其頭角資以雨雲俾舒鱗爪以蕩褻氛
譬彼騎人天吳罔象鼓舞相碰不越沆瀣清廟有頌麟閣即
圖邈矣神廟遠猷訂謨河山有窮碑石不改梅公如龍神廟
如海縣志

李家庵石刻

華亭董其昌為邑人李長庚題隱庵二字縣志

雁臺石刻

釋道一修煉處石塔上大同一字梅中丞之煥書又山間一
石甚穹窿上有道一書無生處三字係飛白體苔蘚繡蝕而
熟視愈明最上為白泉峯石壁間有獨峯禪室傍鐫龍田董
子書左清風石右明月石字殊蒼秀今俱存縣志

蔣侯育士德政碑

在縣治萬曆間立邑人劉鍾英撰縣志

興福寺碑

在五龍山邑人劉鍾英撰李長庚書天啓六年丙寅四月立

縣志

蔣侯修學碑知縣蔣煜立

昔范延貴押兵過金楚張中縣○天使○路來見者○
 知之則首舉橋道致並修葺以對○
 同薦拔朝○見其子惠亭○
 使治豈無人於此者而○名臣往往○此卜流查則○也大凡天下
 之所以○治督○
 傳舍其官故以傳舍視○無
 之而○傳舍也不以傳舍視之又無之而為傳舍也第奉○
 忽者而大者皆可推○文忠鳴○
 記足以觀○
 見○學宮巖巖○多○
 之中庭草淒
 梅花○無翰○
 先聖○天之○
 興賢造士之
 門而○
 此又得以貴文○
 之色而騰○
 辟之光此○

傳○者之○
 邑聖殿齋宇以及名宦鄉賢等○
 自大父母蔣君○在○
 而○
 新其愷悌○
 人○
 遇諸○
 以禮而○
 之○
 之○
 以文而董正○
 以行
 雖○
 儒○
 其甲乙評題亦無不精詳○
 慎從來所未有也
 始○
 其餘特異○
 中之一○
 耳○
 以○
 之諸名
 臣當恨古人不見我今君侯方輔玉五雲歌湛露之○
 此○
 涵宥於此○
 其遺愛則無○
 服官亦無傳舍乃○
 古名臣之相○
 者是則是效
 庶不負君侯作人盛心乎若○
 何足○
 報也侯誌○
 別○
 南吳之武進
 人也○
 崇禎六年癸酉歲小春月初之○
 縣志

國朝

修儒學記碑

在大成門西順治十七年知縣王潞立邑人嘉定知縣曹允

昌撰湖廣按察司僉事王發祥勒石

縣志

于清端紀功碑

康熙二十二年東山之亂既平于清端公成龍於麻城縣龍

潭衝石壁勒石以紀云龜峯以平龍潭以清既耕既種萬世

永甯

縣志

岐亭郡丞王公戡亂碑康熙二十七年冬月立黃岡禮部侍郎

王封滌撰

戊辰秋仲之杪吾楚黃人士來自里門傳郡丞王公祖守岐

實蹟欲以余言壽貞珉予忝銓衡重任自當為

國家紀守土之勞臣更喜為桑梓揚保民之良吏奚敢以不文

辭竊自吳越蕩平來越十年所矣父老與子弟耳不聞鼓鼙

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雞犬桑麻晏如也疇意今歲夏五會

城兵叛武漢諸官領不戰而潰沿暨黃德兩郡縣亦多聞風

遠竄僞員逆弁布列肆行更有狂憤昏迷之徒投附逆黨毒

痛慘烈蕩搖我疆土俘掠我蒸黎冠履倒置不復有

朝廷法紀嗚呼此小醜耳何遂滋蔓至斯哉抑亦守土之官吏

鮮鎮定撫輯之策以甯外患而固吾圉也岐亭一鎮為楚黃

東北關津重地岡麻安陂四邑交壤當逆焰轟播所在士民

不能無疑畏惟王公祖端然坐理神色不撓集諸紳衿耆老

暨四門地甲庭諭而矢之曰我

國家八埏寥闊萬國傾心嚮化爾等所知也我

國家六師精銳百戰摧陷廓清亦爾等所知也蠢茲跳梁羣逆直釜中物耳爾等亟修葺城垣儲備器械且伊眷屬室廬咸在焉務堅意協力捍禦勿貳若我職在守土惟與此城俱存亡耳羣應曰唯唯爰是四門各揀設紳衿統率烟甲晝夜巡防咸無懼憚城中窘乏者給以家口之粟且授以捍禦之方人懷鬪志勇氣百倍越數日賊魁張漢一統叛眾雲集擁騎樹纛揚幟揮戈負雲梯持飛礮直抵城下藐視岐鎮彈丸妄意開門揖降如取如攜耳城堞之戈矛林立樓櫓之火器山積公督率巡守不遑食寢者三晝夜俄而公發姦擒伏擒爲

賊閒謀者十餘人訊知約期舉火爲號賊卽乘隙攻取迨數輩就戮而賊失所恃知無懈可擊公又用以賊退賊之計而賊果宵遁尙思糾集烏合出其不意而眈眈之視猶未已也公復策騎出巡於附近砦堡團練聯絡賊遂不敢再至城下尤嚴爲防守以待王師憶自會城變起倉卒武漢黃德各郡縣或賊至而失守或賊未至而先逃乃岐亭最爾一城非有峻壁深池可以設險也郡丞文職一官非能披堅執銳可以卽戎也獨以眾志成城倡義拒敵俾近城百里內外不受叛黨荼毒非我公之文經武緯曷克臻此未幾而大師奄至賊眾敗降元逆夏逢龍狼狽走白雲堡被我公所立練長縛送軍前以正顯戮古人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我公真無遺

策也今士氓感靖亂深恩祕之於心形之於口而欲頻觸之於目因咸相告語曰時事羹沸四方動搖我岐之築場納稼咸得樂樂利利者伊誰之賜耶且被賊蹂躪諸地不無顛連毀折我岐之安堵無虞置師行於不問者伊誰之功耶乃我公謙讓未遑歸功

朝廷僉謂

朝廷福庇何獨私於一岐公又歸之紳士百姓僉謂吾儕雖和輯禦侮非有得道多助者為主持其誰發縱指麾以壯敵愾乎遂拜手颺言曰不矜者天下莫與爭能不伐者天下莫與爭功慎固封守拒敵退寇自當歸之我公於是眾皆稱善且懼忭踴躍請登淮西一片石辭曰妖氛煽楚變起何陡驅騁

岐陽誰為固守烈烈王公勇裕義有不與時移不為勢掾賤貧憐勞恩同慈母捍亂擒姦民安賊走功首綸褒頌傳輿口萬世奇勳永垂不朽

公諱民峰號熙園江
西臨川人縣志

鳳凰巖石刻

乾隆三年三原王樸署縣事勘驗龍塘水案經過巖下仰視

怡然命工刻翠峯凝秀四字於石

縣志

橫翠樓詩石刻

在萬松書院乾隆辛亥欽州馮敏昌題

縣志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終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八終

